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召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

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

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

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廣皆冒衛氏師古曰言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

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召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

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

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建元二年春青師出塞得入

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建元二年春青師出塞得入

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

文穎曰武帝姑女也

無子妒大長公主與衛子

夫幸有身妒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

師古曰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

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

師古曰逆取凶篡

故

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

千金君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

上召貴掌

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爲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

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

青至籠城

師古曰籠讀與籠同

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爲虜

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內侯是後

匈奴仍侵犯邊

師古曰仍頻也

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

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

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

師古曰高關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

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

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

呂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

岸頭侯

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

使建築朔方城

師古曰蘇建築之也

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

梟長虐老

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

曰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

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

故興師遣將曰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

原

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即匈奴也獫音險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

眾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

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

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

舊塞

如淳曰案詩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

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

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

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

三千一十七級

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首為一級因獲首獲一人為一級也

執訊獲醜

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眾也一日醜惡訊音信

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蓋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

師古曰所比類也

殺略甚眾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

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

文類曰沮音祖

太僕公孫賀爲

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

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

弓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

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

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

眾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十百萬

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

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

師古曰卽就也

諸將皆引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

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

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師古曰伉音杭又音工郎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

干侯青固謝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

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緇襍中未有勤

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已勸士力戰之意也伉

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

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師古曰傅讀曰

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封敖為合騎侯

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耳不名校也至匈奴右

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磨又音許宜反言搏戰獲王封說為

龍額侯師古曰額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臣瓚曰茂

南窳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窳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

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
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
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
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
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
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
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

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裨降單于

師古曰裨古奔字也

蘇建盡亡其軍

獨呂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

張晏曰正軍正

也閔名也如滄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

建當云何

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

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呂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

之禽也

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說若建恥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

今建呂數千當單于

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

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已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呂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呂臣之尊寵而

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呂風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

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

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呂皇后姊子年十八爲

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

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選則不當其義也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日漢軍失

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位同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之士

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

張晏曰藉若侯產古曰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

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

師古曰亦單于之季父也羅姑其名也比類也

呂二千五百戶封去病

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爲

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

翁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爲庶人青賜千金是

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

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

將軍所呂功未甚多身

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呂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

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

師古曰親母也

青呂五百金爲王夫人

親壽上聞問青青呂實對上廼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尉校尉張騫從

大將軍呂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

師古曰道讀曰導

軍得

呂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爲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

春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喻烏

蓋師古曰喻與踰同蓋古

羣戾字也烏羣山名也

討遼漢

師古曰遼古連字也遼漢匈奴部落名也

涉狐奴

音灼曰水名也

歷五王國

重人眾攝驚者弗取

師古曰攝驚謂振動失志氣言距戰者誅服者則放也驚音之涉反

幾獲單于子

師古曰幾音距衣反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慶阜蘭下

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

中山關名也李奇曰慶音鹿津名也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慶文頰曰慶音意曹反師古曰慶字本從金鹿聲轉寫訛耳慶謂苦擊而多殺也阜蘭山名也言苦戰於阜蘭山下而多殺虜

也音說文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慶鹿鹿也音於求反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

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也師古曰全

古曰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是蘭姓者即其種也折音上列反

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

師古曰全甲謂軍中

之甲不喪失也

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

人如淳曰然夫以金人為王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也是也休音許剡反屠音儲

師卒減什七

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

日漢兵失亡之數下皆類此也

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

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

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

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畱當斬贖為庶人

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驪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

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何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

張晏曰鈞者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謂以舟楫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

乎鱒得鄭氏曰鱒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鱒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得取其名耳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張晏曰單桓酋涂皆

胡王也師古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塗及相國都尉已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

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之功能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滅什三益

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

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邀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問反右千

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呂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二十八

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校軍有功因為號

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呂下十一人捕虜千七

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

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煇音輝也

合騎侯敖坐行畱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爲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

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

去病所將常選師古曰選

取驍銳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

而諸宿將常畱落不耦

師古曰畱謂遲畱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

由此去病日自親貴比

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自票

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

要道邊

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

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言聞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

上恐其言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

者

師古曰恐被掩覆也

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

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

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

為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雁

疵為輝渠侯文穎曰雁音應疵音庇蔭之庇師古曰此音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庇疒音女革反禽黎為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

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唯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

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

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毗同犇古奔字也旨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

塹戰誅獍悍師古曰獍健行輕貌也字或作羆悍勇也獍音丘昭反又音丘召反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

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眾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

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興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窺息無憂患也旨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旨寬天下繇役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

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

信為單于畫計常曰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

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

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

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

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平陽侯襄

為後將軍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

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

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曰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見單

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行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而縱

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而大風起沙

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

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勇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克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搏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曰各名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

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

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飢軍留一日而

還悉燒其城餘粟已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

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也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使

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

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存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巨呂反去

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呂李敢等為大

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

於青既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服虔曰輦音熏

輦允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輦字與熏同鬻音弋六反約輕齋絕大幕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輶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日齋字與

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臣誅北車者音灼曰王號也轉擊左

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濟水名也獲屯頭王韓王等三

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瀉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執訊獲醜七萬

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

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橐佘山師古曰橐音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

侯故歸義侯因濇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王伊卽軒師古曰卽音之竟反音居言反皆

皆

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爲杜侯伊卽鞞爲眾利侯從票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
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左
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
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
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
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
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後青曰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
唯獨任安不肯去師古曰安滎陽人後爲益州刺史卽遣司馬遷書者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
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古兵法師古曰願念也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官家爲也由此

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士為遣太官

齋數十乘師古曰齋與資同解已在前也既還重車餘棄梁肉師古曰梁粟類也米之善者重音直用反而士有飢

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師古曰振舉也而去病尙穿絨躡鞞也服

白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鞞以皮為之實以毛鞞躡而戲也躡音徒臘反鞞音鉅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讓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曰

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

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卽上所云

分處降者於邊五郡者也立甲謂甲之黑色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諡之并武與廣

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諡法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

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

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園單于後十四

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呂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

羌西南夷呂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

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師古曰風讀曰

諷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

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師古曰最亦凡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

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

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六人無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

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呂卽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呂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呂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呂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呂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呂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

李沮雲中人

祖善

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呂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

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爲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呂匈奴相國降爲侯武帝立十八年爲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栩人

師古曰馮翊之縣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

武帝立十八年呂主簿都尉

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郭昌雲中人呂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呂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呂御見侍中

師古曰呂善御得見因爲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用校尉數從大將

軍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呂將軍

師古曰再出爲票姚校尉也

斬首

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呂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爲將軍

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呂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離侯。票騎死後，博德爲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票騎將軍、司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爲浞野侯。後六歲，呂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爲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

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

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

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

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終

余踐書局所
汲古閣本也

漢書五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曰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師古曰雖有闕而不窺視之言專學也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

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而仲舒曰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極尊之位至美之德也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師古曰罔亦無也極盡也任大而守重是曰夙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也康樂也永惟萬事之統

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惟思也統緒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

絜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侯列侯也郡國及諸侯總謂四方在外者公選謂曰公正之道選士無偏私也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師古曰極中也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進也為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

貌也詩邶風旄丘之篇曰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衰如充耳褒音弋授反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

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勺養天下也師古曰勺讀與酌同聖王已

沒鍾鼓箎絃之聲未衰師古曰箎與管字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師古曰陵夷言漸積替也解在成紀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

則先王之法曰戴翼其世者甚眾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曰仆滅師古曰反

還也選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師古曰操執也

諄乖也統緒也操音干高反與讀曰歎後皆類此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師古曰息止也烏虜師古曰虜讀曰呼嗚呼歎辭也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

補與師古曰屑肩動作之貌補益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大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師古曰燭照也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惠潤四海澤臻艸木師古曰臻至也三光全

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福也音佑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饗惠澤洋溢施序方

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言也洋音羊施音弋鼓反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

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言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狼勿

并師古曰狼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

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

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

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

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自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

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自譴告之師古曰譴責也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自警懼之師古曰省視也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自此見天心之仁愛

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此下並同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

詩曰夙夜匪懈

師古曰大雅烝人之詩也夙早也解讀曰懈懈怠也其下亦同

書云茂哉茂哉

師古曰虞書告誓也謀之辭也茂勉也

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適往也

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

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曰深入教

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

也樂者所曰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

師古曰著明也易音

弋鼓反著音竹筋反

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

缺而箠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

有存者是曰孔子在魯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矣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下亦類此是曰政曰曰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

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

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明賢之人則能行道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

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

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

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秦誓之辭也

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且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迺曰復哉復哉復報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秦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鄰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為之而已必

有近助也皆積善彙德之效也師古曰彙古累字及至後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與逸同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師古曰中音竹仲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曰蓄蓄積也上下不

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

師古曰繆古
辰字孽災也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

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

師古曰陶曰喻造瓦冶曰喻鑄金也
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

有治亂之所生

故不參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也上之風必偃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
人之從化若也遇風則偃仆也

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

師古曰甄作瓦之
人也鈞造瓦之法

其中旋轉者
甄音吉延反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師古曰鎔謂鑄器
之模範也鎔音容

綏之斯傑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

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言也綏安
也言治國家者安之則競來動之則和悅耳

臣謹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

師古曰謂正月
也音之成反

正次王王次春

師古曰解春秋書
春王正月之句也

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曰

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曰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曰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

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功亦不能獨成歲終陽曰成

歲爲名

蘇林曰卒曰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卽上所謂云王次春者是也

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曰

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曰治世猶陰之不可任曰

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

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任刑之意與

師古曰與讀同歟

孔子曰

不教而誅謂之虐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

師古曰釋公始卽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

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

謂一爲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

正心曰正朝廷正朝廷曰正百官正百官曰正萬民正萬民曰正

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

師古曰奸犯也音干

是曰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木茂天地

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

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

無位故不至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師古曰操執持

也音干高反

又有能致之資

師古曰資材質也

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

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曰教化不

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師古曰走音奏

不曰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

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

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曰教化為大務立大學曰教於國設庠序

曰化於邑

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曰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

漸民曰仁摩民曰誼

師古曰漸謂浸潤之摩謂砥礪之也

節民曰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

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

師古曰去亦除也音上呂反

復脩教

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

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

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曰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

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

蘇林曰苟為簡易之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苟謂苟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禮豈

秦所行乎

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曰俛未嘗有曰亂

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師古曰濟益也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

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

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冒讀如

字又音莫克反

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

不可圻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鏝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弊壞不能脩治也圻音胡反鏝音莫于反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

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音胡

亞反如弓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廼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迺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弓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蛛

而結網師古曰言當求之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

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

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

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

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迺復冊之曰制曰蓋聞

虞舜之時游於巖郎之上文穎曰巖郎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堂邊廡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垂拱無為

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亦異字而宇內亦治夫帝

王之道豈不同條其貫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

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

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楯玉爲威祀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

道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雕刻爲文也音篆下皆類此又云非文亡

曰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曰督姦傷肌膚曰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

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

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耗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闇亂音莫報反烏

虜師古曰虜讀曰呼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季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

思所曰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章明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力本謂勸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今朕親耕藉田曰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

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

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塗師古曰遂成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質易也

渾殺雜也質音武又反渾音胡本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一日審也今子

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

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與讀曰歟其下類此將所繇

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

曰言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曰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臣

聞堯受命曰天下為憂而未曰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

是曰得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反中音竹仲反故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迺成

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曰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迺即天子之位曰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曰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舞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

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

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

天下秬亂萬民不安師古

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

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曰闕天

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

臣瓚曰皆文王賢臣

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

起海濱而卽三公也

師古曰濱涯也卽就也濱音賓又音頻

當此之時紂尙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曰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

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

師古曰見顯示也

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

由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

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斬德未盡善也

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玄黃之飾所曰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宜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遜順也固陋也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蓬巷黨人不

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項橐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日有益於政

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曰試其材也爵祿宜養其德刑罰宜威其惡故民

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宜文之

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師古曰申申不

害也商商鞅也憎帝王之道宜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非有文德宜教訓於

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

是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

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慳酷之吏

師古曰慳痛也音干感反

賦歛亡度竭民

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曰刑者甚眾死者

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曰政塗之曰刑民免

而無恥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曰政法教導之曰刑戮整齊之則人苟免而已無恥愧也

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

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

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

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

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

意而已

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

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

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曰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

而務曰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

師古

曰厲謂勸勉之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

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

師古曰教化之本

原也今曰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

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

是王道往往

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曰養天下之士數考問曰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

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

師古曰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適反與之交易求利也

貧窮孤

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

遂黎民未逸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曰富訾未必賢也

師古曰訾與資同

且古所謂功

者曰任官稱職爲差

師古曰差次也

非所謂積日參久也故小材雖參日不

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

師古曰害猶妨也

是曰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曰赴功今則不然累日曰取貴積久曰致官是曰廉

恥賢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已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已給宿衛且已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官官使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

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已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

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

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徵證也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

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寢字寢漸也虛心已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已造

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虜當世之務哉條貫靡

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曰歟夫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

師古曰祖始也

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

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

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

詩不云虘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

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自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巨大福也

朕將親覽焉

子大夫其茂明之

師古曰茂勉也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

唯聖人虘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

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

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

復下明冊旨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

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

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

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

師古曰函與殊含同殊異也

建日月風雨

旨和之經陰陽寒暑旨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

師古曰溥徧也音普

布德施仁旨厚之設誼立禮旨導之春者天之所旨生也

仁者君之所曰愛也憂者天之所曰長也德者君之所曰養也霜

者天之所曰殺也刑者君之所曰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類皆此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

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曰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

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

官務曰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

而不脩亡曰化民民曰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曰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曰萬千數曰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謂古法也故春秋變古

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曰順命也

下務明教化民曰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曰防欲也脩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

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

陳設其序粲然有文師古曰相接榮明貌驩然有恩師古曰相愛此人之所師古曰貴也

生五穀師古曰食之桑麻師古曰衣之師古曰六畜師古曰養之服牛乘馬師古曰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

曰季經載孔子之言也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

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

師古曰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師古曰為君子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師古曰毋曰土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師古曰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師古曰掩致

明師古曰微致顯師古曰顯與暗同是師古曰為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虜深山孟

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師古曰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

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已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眾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師古曰大雅大明之

詩也翼翼恭肅貌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

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

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已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曰鄉讀曰嚮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曰亂晏

然自己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已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

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反

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師古曰言有弊非道由失道故有弊

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

師古曰耗不明也音莫報反

舉其偏者已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已掇溢扶衰所

遭之變然也

師古曰掇古救字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虜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改正

朔易服色已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

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掇當用

此也

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救謂救其弊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

教立政垂則不違此也

此言百王之用已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

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已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

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

師古曰致至極也

用夏之忠者陛

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

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

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

師古曰休美也

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

師古曰屢與僅同僅少也

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

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

此大臣

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其是天下古亦

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

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曰古準今

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

師古曰安焉也

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

師古曰與讀皆曰獻詭違也

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

可得見乎

師古曰反讀還歸之也黨音他明反

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

師古曰謂牛無

上齒則有角其餘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無角者則有止齒師古曰傳讀曰附附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

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

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虜

此民之所曰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啓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家溫

而食厚祿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已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

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

曰蓄務此而亡已曰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蹙

俗語謂縮朒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指音官蹙音子六反寔曰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

曰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

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曰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

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

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已為制大夫之所當循已為

行也故公儀子相魯

師古曰公儀休

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

茹葵愠而拔其葵

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如

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

師古曰紅讀曰

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

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

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之位人所瞻仰若山之高也節

音才

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

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

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

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豈可曰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

皇皇

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師古曰此易解

卦六二爻辭也

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者當如公儀休若廢其所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

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曰上亡

曰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曰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

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竝進邪僻之說滅息師古曰僻讀曰僻然後統紀

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曰仲舒為江都相事

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曰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

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種大夫種也蠡范音禮遂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曰為粵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

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

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邑之名惠諡也吾欲伐莒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徒但也況設詐曰伐吳虜繇此言之粵本

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曰仲尼

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次下亦同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

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

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而似玉者也王曰善仲舒治

國曰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曰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

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史稿未

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爲稿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

師古曰親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曰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

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

師古曰
攘郤也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

師古曰希
觀相也

位至

公卿仲舒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

二千石弘適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

師古曰素
聞其賢也

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臯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

身弘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

家產業弘修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

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

師古

曰校音
下教反

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弘壽終於家家徒茂

陵子及孫皆弘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

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
杯音布同反蕃音扶元反

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

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撥采拾也音丁活反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呂加師古曰伊伊尹呂呂望也筦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師古曰筦筦仲也晏晏嬰也伯者齊桓晉文之屬也伯讀曰霸至向子歆呂為伊呂

迺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

師古曰事見論語噫歎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其反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

及虜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

龔篤論君子也呂歆之言為然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六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讀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師古曰擊劍者

之非斬刺也

名犬子

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

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為相

如師古曰蘭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而有勇故追慕之

已嘗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嘗讀與賞同賞財也巨家財多得拜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

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

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

明帝諱故遂為嚴耳

相如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迺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已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

師古曰遂達也

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

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

臨邛令繆為恭敬

師古曰繆詐也

曰往朝相如相如

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

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僮請奴程鄭亦數百人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迺相謂曰令有

賈客爲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既至卓氏客已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

如爲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款人言此意也一坐盡傾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

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自娛師古曰奏進也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

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

重而弓琴心挑之師古曰奇心於琴聲言挑動之也挑音徒了反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師古曰閒讀曰

開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閑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曰洵美且都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韋言都

邑失之遠矣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悅其人而好其音也恐

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也既能相如迺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

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弟俱如臨邛文穎曰弟且也張揖曰如往也師古曰弟但也發聲之急耳酈食其

曰弟言之此類甚多義非且也從昆弟假貨猶足已為生師古曰貨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迺令文君當盧郭璞曰酒盧師古曰買酒之處累土為盧目居酒

益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相如身自著犢鼻禪師古曰即今之袪也形似犢鼻故曰

名云祿音之容反與庸保雜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則酒之賤人之

役也酒音先禮反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杜塞也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師古曰

曰更互也音工衡反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

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奈何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自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分與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迺與相如歸成都買田

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爲此賦上驚迺召問相如曰有是然此迺諸侯之事未足

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尙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故給札曰書札音壯黠反

相如曰子虛虛言也爲楚稱師古曰稱說楚之美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師古

曰烏於何也爲齊難師古曰難詰楚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欲明天子之

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師古曰藉假也曰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

於節儉師古曰卒終也謂終篇之言若墮牆垣墮之比者因曰風諫師古曰風讀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師古曰田

也田罷子虛過姪烏有先生師古曰姪誇誑之也音丑亞反字本作詭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王之欲夸僕曰車騎之衆而僕對曰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

師古曰夢讀如本字又音莫風反字或作曹其音同耳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逸徒萬騎

田於海濱師古曰濱涯也音賓又音頻列卒滿澤罟彌山師古曰罟覆車也即今轎車罟也王國兔爰之詩曰雉罹于罟罟亦罟字

耳彌竟也掩菟麟鹿射麋格鹿麟師古曰麟謂車踐轅之也音委格字或作脚言持引其脚也驚於鹽浦割鮮

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搗也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搗搗也驚音務搗音如闕反搗音一頓反射中獲多

矜而自功師古曰自矜其能自為功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猶如也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

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覩也又烏足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日子之所聞見

言之僕對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

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

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弟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疎起也弟音佛岑崟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崟音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摻結而峻絕罷池陂

隄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積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隄音馳文穎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音灼曰文意假借協隄之韻也師古曰

文晉之說皆非也下屬江河者總言山之廣大所連者遠耳於文無妨既音晉河反屬音之欲反

碧金銀 張揖曰丹丹沙也青青腰也赭赤赭也聖白聖也蘇林曰白坩白石英也師古曰丹沙今之朱砂也青腰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聖今之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王之青白色者也聖音靈

焮色炫耀照爛龍鱗 師古曰言采色相耀若龍鱗之間雜也焮音州縣之縣

其石則赤 附音附騰音一郭反

玉玫瑰琳珉昆吾 張揖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瑰音枚

璵音回又音瓊 璵音林珉音粵 **璵玞之厲** 張揖曰璵玞石之次玉者玞音黑石

礪石武夫 張揖曰皆石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也衡龍白黑不分郭璞曰穉音而充反

其狀若葵其臭如麝蕪芷白芷若杜若也 師古曰蘭卽今澤蘭也今流俗書本芷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

穹窮昌蒲江離蘼蕪 張揖曰江蘼蕪一名江蘼蕪斷芷也似蛇牀而香師古曰蘼蕪卽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對曰蘼蕪一名江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今無識之者然非蘼蕪也藥對誤耳

諸柘巴且 張揖曰諸柘甘柘也尊首蕪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蕪師古曰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反尊音普各反尊且自蕪荷耳非巴且也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地靡 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地靡旁表也地音弋爾反

案衍壇曼 師古廣之貌也衍音弋戰反壇音徒但反曼音莫幹反

緣呂大江隈呂巫山 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葳析苞荔 張揖曰葳馬藟也析似燕麥苞藟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藟卽今葳莎所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葳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隸藟音皮表反

葳莎

青蘋

張揖曰薜荔蒿也莎編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師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蘋音煩

其埤溼則生藏葭兼葭

郭璞曰藏葭草

中牛馬芻蕘也似藿而細小葭藿也師古曰

東牆雕胡

張揖曰東牆實可食雕胡菰米也師古曰東牆似蓬其實如葵子也

蓮藕

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孤盧扈魯也郭璞曰菰蔣也盧

菴閭軒

師古曰勝舉也不可

于

張揖曰菴閭蒿也子可治疾軒子猶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菴音淹猶音猶

眾物居之不可勝圖

盡舉而圖寫之言其

多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郭璞曰波抑揚也

外發夫容陵華內隱鉅

石白沙

應劭曰夫容蓮華也陵芟也師古曰鉅大也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龜

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

珠龜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精蟬甲有文龜似龜而大師古曰張說蛟者迺是蛟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紀鼈音徒何反又音大河反毒音代冒音妹他皆倣此

北則有陰林巨樹榿柟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迺可知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窳而且大常多陰也榿音便又

音步田反即今黃櫨木也柟音南今所謂楠木

桂椒木蘭檠離朱楊

師古曰桂即藥之所用其皮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面膏藥

檠黃檠也離山梨也朱楊赤莖柳也生水邊

楯梨棗橘柚芬芳

張揖曰楯似梨而甘棗棗也師古曰楯即今所謂楯子也棗棗即今之櫻棗也柚

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楯音側加反棗音弋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丈莖反芬芳言橘柚之氣也

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

張揖曰宛雛似鳳孔孔雀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鳥形如翟而五采文見山海經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則有白虎

玄豹曼延貙豸郭璞曰曼延大獸似狸長百尋貙似狸而大豸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曼延音萬曼音延豸音岸師古曰延又音弋戰反貙音丑于反豸合韻音五安

於是乎迺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剽諸吳人刺吳王僚者也楚王

迺駕馴駁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乘雕王之輿師古曰

輿而雕鏤之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魚須為旃柄驅馳逐獸正橈靡也郭璞曰通帛為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見尚書大傳橈旃即曲旃也橈音女教反

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日月月珠綴飾旗也建千將之雄戟張揖曰千將韓王劔師也雄戟胡中有距者千將所造左鳥

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鳥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鳥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頰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鳥號郭璞曰雕畫也師古曰鳥號應張二說皆有據也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即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箭服即今

之步也陽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熾音繼案節未舒即

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強節也未舒言未盡意驅馳已凌狡獸狡捷之獸也蹇蚤蚤鞞距虛張揖曰蚤蚤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虛而小郭璞曰距

虛即蚤蚤變文互言耳師古曰據兩雅文郭說是也蹇音子六反軼野馬轉駒駘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馬而小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駘郭璞曰轉車軸頭

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如馬

軼音逸轉音衛駟音逃駘音塗一角不角者曰騏師古曰騏音騏騏音其

儵腫倩洌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儵音式六反洌音式六反洌音練雷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之至言其威且疾也焱

首必獲
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獸之目**洞胷達掖絕**

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胸通右髑中心絕系也師古曰髑謂肩前骨也音五口反繫讀曰系也**獲若雨獸揜少蔽地**師古曰言

獲殺之多如天雨獸也雨音于具反古草字也**於是楚王迺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杖信節也翱翔容與言自得也師古曰弭節者示安徐也**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亂受**

出蘇林曰亂音倦亂之亂誦音鞞強之鞞郭璞曰誦誦折也亂疲極誦音屈師古曰蘇音是也亂誦音與劇同誦音其勿反徼工堯反徼要也誦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

殫覩眾物之變態郭璞曰殫盡也變態姿則也師古曰殫音單**於是鄭女曼姬**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者言其色理曼澤也如

酒曰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師古曰文說是也**被阿錫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曰紵織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

揄音踰又**雜織羅垂霧縠**張揖曰縠縞如霧垂巨為裳也師古曰織羅細也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非謂縞文**襲積褰縞鬱**

音投也**橈谿谷**張揖曰橈積猶簡儲也褰縮也縞裁也其縞中文理弗鬱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張說非也**粉粉裊裊揚袖戍削**張揖曰粉音芬袖衣袖也戍削也或與或曳

或褰縞委屈如谿谷也**粉粉裊裊揚袖戍削**張揖曰粉音芬袖衣袖也戍削也或與或曳

則戍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裊裊垂髻**張揖曰裊裊也髻髮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音霏袖音弋示反戍讀如本字**蜚織垂髻**張揖曰織離鞋也髻髮後垂也師古曰張說非也

音垂也蜚古飛字也**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扶持楚王車輿也

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為猗靡

翕呶萃蔡

張揖曰翕呶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呶音火甲反萃音翠又音千賄反

下摩蘭蕙上

拂羽蓋

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蓋謂飛襪也

錯翡翠之歲蕤

師古曰錯雜也歲蕤羽飾貌

繆繞玉綏

曰楚王車之綏呂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呂玉飾綏亦謂鄭女曼姬之容服也綏即今之所謂采纓垂纓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蓼纓音隈眇眇忽

忽若神之髮髯

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也於是迺羣相與獠

於蕙圃

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古曰獠音力笑反

嬰姍勃窣上金隄

師古曰嬰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嬰音

盤姍音先安反窣音先忽反隄音丁兮反

揜翡翠射駿驥

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羽者曰翠駿驥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

采鮮明今俗呼為山雞其實非也駿音峻驥音儀

微矰出熾繳施

師古曰矰短矢也繳生絲縷也矰繳係一矰仰射高鳥謂之矰矰音增繳音灼

鴟連駕鷲

師古曰鴟水鳥也其鳴聲鴟鴟云鴟鷲野鷲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鴟音胡沃反鷲音加

雙鷁下立鶴加

師古曰鷁為鴟鹿山東通謂之鷁俗名為錯落錯者亦言鷁聲之急耳又謂鷁將將音來尋反鷁鹿鷁將皆象其鳴聲也立鶴黑鶴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一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妙既中白鷁而連駕鷲又下雙鷁而

加立鶴也鷁音倉

怠而後游於清池

郭璞曰怠倦也

浮文鷁

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

也師古曰鷁音五歷反

揚旌柅

張揖曰揚舉也柅柅也師古曰柅音曳柅音大可反

張翠帷建羽蓋

郭璞曰施之

曰翠帷帷翠色也羽蓋已雜羽飾蓋

罔毒冒鈞紫貝

郭璞曰紫貝紫質黑文也師古曰貝水中介蟲古已為貨也

撻金鼓

師古曰撻撞也金鼓

謂鉦也
擬音葱
吹鳴籟
張揖曰籟籟也
榜人歌
張揖曰榜人船長也
聲流喝

郭璞曰言悲嘶也
師古曰
水蟲駭波鴻沸
郭璞曰魚龍躍浪作
涌泉起奔揚會

郭璞曰暴溢激相鼓薄
也師古曰溢音普頓反
礪石相擊琅琅磴磴
師古曰礪石轉石也礪音盧對反磴音口蓋反
若雷霆之聲

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煖燧
師古曰靈鼓六面擊之所已警眾也
車案行騎

就隊
師古曰案依也行列也隊部也
淫淫般乎裔裔
郭璞曰皆羣行貌也師古曰裔音雁般音盤
於

是楚王迺登陽雲之臺
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出雲之陽也
泊乎無爲澹乎自持

師古曰泊澹皆安靜意也
泊音步各反澹音徒濫反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伏儼曰勺藥已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

鷄香稻鮮魚呂爲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
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碎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呂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爲音訓曰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鷄音竹滑反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將割輪焯自己爲娛
師古曰將字與鷄同焯音千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鷄割其肉搵車輪鹽而食之此蓋呂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
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
師古曰殆近也
於是王無呂應僕也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
師古曰言有惠賜而來也
王悉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歛

師古曰悉盡也

與使者出田迺欲戮力致獲巨娛左右也

師古曰謙不斥言使何者故指云其左右也

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

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先生即謂子虛耳下又言先生行之豈先賢也

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

雲夢已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

信也章君惡傷私義

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惡害足下之信是傷私義也

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

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師古曰言楚使者失辭自為累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云輕也累音力瑞反

且齊東階鉅

海南有琅邪

蘇林曰小州曰隋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師古曰東階鉅海東有大海之階字與階同也

觀乎成山

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

乘不夜縣於其上築宮闕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射乎之罘

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射獵其上也師古曰睡音直端反又音誰

浮勃澥

師古曰渤海

別枝也

游孟諸

文穎曰宋之大澤也故屬齊

邪與肅慎為鄰

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古曰邪讀為紆謂東北接也

右曰

湯谷為界

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加湯也

秋田乎青丘

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

仿偄乎海外

師古曰仿音旁

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匈中曾不蒂芥

張揖曰蒂芥刺刺也師古曰蒂音丑介反

若迺儻瑰

瑋異方殊類

師古曰傲儻猶非常也倣音吐歷反

珍怪鳥獸萬端鱗

師古曰鱗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

充伺其中者不能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

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別草木禹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

事師古曰言其所有歎多雖禹禹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

先生又見客

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為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至耳

是曰王辭不復

師古曰復反也謂不反報也

何

為無曰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又音牛隱反

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曰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師古

曰述循也謂順行也

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曰禁淫也

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曰禁絕淫放耳師古

曰疆讀曰疆

今齊列為東蕃而外私肅慎

郭璞曰私與通也

捐國隄越海而田

師古曰捐

樂也謂田於青丘

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於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曰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

不可曰揚名發譽而適足曰專君自損也

師古曰專古貶字

且夫齊楚之事

又烏足道乎

師古曰烏於何也道言也

君未覩夫巨麗也

師古曰巨大麗美也

獨不聞天子之上

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幽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析縣入鈞水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紫淵徑其北

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在縣西北於長安爲在北也

終始

霸產出入涇渭

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渭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

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 曰源流也涇涇出聲也張揖曰豐水出鄠南山澧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澧行澧也又有涇水

出南山晉灼曰下言八川計從丹水曰下至涇除澧爲行澧凡九川從涇產曰下爲數凡七川涇

音決涇水涌出聲也除澧涇下爲水餘適八下言經營其內於數則計其外者矣師古曰應晉二

說皆非也張言澧爲行澧又失之澧音年亦水名也出鄠縣西南山澧谷而北流入於渭上言左

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泉徑其北皆謂苑外耳丹水紫泉非八川數也霸產涇渭豐鎬涇

是爲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涇音是也地里志鄠縣有涇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鄠

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涇水在京兆杜陵此卽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

蓋爲字或作水旁穴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乎將鄠縣涇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但八川之

義實在於斯耳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 東西南北馳騖往來郭璞曰

更相錯涉也師古曰來音盧代反

出乎椒丘之闕

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雙闕音

行乎州淤之浦

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州

於浸也浦水沮 徑乎桂林之中

如瀉曰桂樹之林也

過乎泱莽之壑

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凡言

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泱音烏朗反

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師古曰汨疾貌也混流豐流也曲陵曰阿汨音于筆反混音下本反

赴隘

之口

師古曰兩岸開相迫近者也隘音於懈反隘音狹

觸穹石激堆埼

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音丁回反埼音巨依反

沸乎暴怒

郭璞曰沸水聲也音拂

洶涌澎湃

師古曰洶涌跳起也澎湃相戾也洶音許勇反湃音普拜反

澤弗宓汨

蘇林曰澤

音畢宓音密師古曰澤弗盛貌也宓汨去疾也汨音于筆反

偏側泌澗

郭璞曰泌澗音筆擗師古曰偏側相逼也泌澗相楔也偏字與逼同楔音先結反

橫流

逆折轉騰激洌

孟康曰轉騰相逼也激洌相激也師古曰激音匹列反洌音列激又音普結反

滂濞沆漑

郭璞曰滂音旁濞音匹沆反漑音胡

既反皆水流聲貌師古曰沆音胡朗反

穹隆雲橈

師古曰橈曲也言水急旋回如雲之屈曲也橈音女教反

宛渾膠盭

郭璞曰渾薄相

音婉渾音善

踰波趨汜泣泣下瀨

郭璞曰踰躍也汜窾陷也泣泣聲也師古曰汜音於俠反泣音利瀨疾流也

批巖衝

擁奔揚滯沛

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崖而衝隈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批音步結反滯音丑制反沛音普蓋反

臨坻注壑澗

澗賈隊

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秦風終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遲澗音土咸反澗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賈卽隕字隊音直類反

沈沈隱隱

磅訇礚

師古曰磅音普水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宏反礚音口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湑湑淅淅

郭璞曰皆

通貌也漏音骨湑音勅立反師古曰湑音決漢音子入反言水之流如舉鼎沸也

馳波跳沫汨急漂疾

璞曰急音許立反師古

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汨急然也汨音于筆反湑音郭二音皆通漂音匹姚反

悠遠長懷寂寥無聲

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

安肆乎永歸然後灑漾潢漾

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灑音浩漾音弋少反潢音胡廣反漾音弋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

安翔徐伺

郭璞曰言運轉也

膏乎瀉瀉

郭璞曰水白光貌也師古曰膏音胡角反瀉音鑑

東注大湖

郭璞曰大湖在吳縣尚書

所謂震澤也

衍溢陂池

郭璞曰言溢溢而出也陂池江旁小水

於是蛟龍赤螭

文穎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瀆曰瀆山神也

獸形師古曰許慎云禹山神也子則單作禹形若龍字迺從虫此作螭

恒鱗漸離

李奇曰周

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虫音許尾反

鱖鮪鰈魮

如瀆曰鱖音願鰈音乾魮音託郭璞曰鱖音常容反

為龍矣漸離未聞師古曰鮪音工鄧反鱖音莫鄧反

禹禹魮魮

如瀆曰魮音去魚反晉灼

古曰魮如音是也魮魮郭說是也魮音善魮音感也

捷鱗掉尾

振鱗奮翼

師古曰捷舉也鱗魚背上鱗也掉搖也捷音鉅言反掉音徒鈞反

潛處乎深巖

郭璞曰巖岸底也

魚龍護聲

萬物窅窅

師古曰謹謹也窅多也謹音許元反窅音下果反

明月珠子的皪

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迺照於江

邊也師古曰皪音歷的皪光貌也江師古曰礪音如亮反磊音洛

蜀石黃磬水玉磊砢

張揖曰蜀石石次玉者也郭璞曰礪石黃色水玉水精也

其中鳴鵠鵠鴉鴛屬玉

張揖曰鳴大鳥也郭璞曰鵠鵠也鵠似鴈而無後指屬玉似鳴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鵠音肅鴉音休師古曰鴛

古鴻字鴉即今俗呼為獨豹者也豹者鴉聲之訛耳鴛音加屬音之欲反鵠音霜

交精旋目

郭璞曰交精似兔而腳高有毛冠碎火旋目未聞也師古曰今荆郢閒有水

鳥大於鷺而短尾其色紅白深目
日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旋目乎
煩鷺庸渠
郭璞曰煩鷺鴨屬也庸渠似鳧灰色而雞脚一
名章渠鷺音木師古曰庸渠即今之水雞也

箴疵鷓盧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鷓頭鳥也盧白雉也郭璞曰盧盧鷓也箴音針
師古曰盧郭說是也白雉不浮水上疵音黃鷓音火交反鷓音鳥了反鷓音慈也

羣浮乎其上的汎淫汜濫隨風澹淡
郭璞曰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師古曰汎
音馮汜音敷劔反澹音大覽反淡音琰
與

波搖蕩奄薄水階
張揖曰奄覆也章叢生曰薄郭璞曰薄猶集
也師古曰薄郭說是也言奄集階上而遊戲
啞喋菁藻咀嚼

菱藕
張揖曰菱菱也郭璞曰菁水草藻聚藻也師古曰啞喋銜
食也啞音所甲反喋音丈甲反咀音才汝反嚼音才削反
於是乎崇山矗矗龍

從崔巍
郭璞曰皆高峻貌也龍音籠從音才總
反崔音摧巍音五回反師古曰從音總
深林巨木嶄巖參差
師古曰嶄巖
尖銳貌參差

不齊也嶄音士銜反參
音楚林反差音楚宜反
九嶷截薛南山峩峩
師古曰九嶷山今在醴泉縣界截薛山即
今所謂差峩山也在三原縣西也南山終

南山也峩峩高貌嶷音子公反又音總截音
截薛音蓄截薛又音在割五割反峩音峨
巖地甌錡權姿崛崎
張揖曰權姿高貌崛
音輻水反姿音卒鄙反郭璞曰地岸際也音豸甌錡隆屈衆折貌甌音魚晚反錡音蟻崛

音翻崎音倚權音作罪反姿字作委師古曰蘇郭兩說並通郭音作罪反又音將水反
振溪

通谷蹇產溝瀆
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
屈折也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
砢呀豁問阜陵別

郭璞曰砢呀豁問澗谷之形容也鳴水中山也砢音呼舍反呀音呼加反問音
呼下反陽音禱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陵居在水中各別為陽也豁音呼括反
威魄畏

鬼巨虛堀訥
郭璞曰皆其形執也威音於鬼反魄音魚鬼反與音惡罪反鬼音
魏虛音墟堀音窟訥音嘉師古曰魄又音於虺反鬼音胡貽反
隱轡鬱

嶮登降施磨郭璞曰隱嶮壘堆壘不平貌嶮音洛盡反**陂池**郭璞曰陂池旁

狎音衣被之被師古曰陂又音彼奇反狎又音彼**允溶淫鷺**張指曰水流溪谷之間也**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

也易曰風行水上渙夷平也廣平曰陸**亭臯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候於臯隰之中千里相接皆築令平也被音皮義反**揜呂綠**

蕙張指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古曰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被曰江離**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留夷**張指曰留夷新夷也師古曰留夷香

草也非新夷新夷迺樹耳**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琴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

因呂攢戾莎**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草相交戾也攢音材官反**揭車衡蘭**應劭曰揭車一名芝與香草也**藁本**

射干師古曰藁本草類曰芷根似弓**薺藿藜荷**如滔曰薺藿藜上齊也師古曰藿之息生

生第可曰為道又治蠱**歲持若蓀**如滔曰歲音鍼張揖曰歲持闕若杜若也蓀香草也師古

毒此音紫藜音人羊反**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

藜而為櫻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作橙非也後人妄**蔣苳青蘋**張指曰蔣苳也苳三稜也郭璞曰苳

敗耳其下通言黃日橙榛此無極也藜音之林反蓀音蓀**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

延曼太原或者賦雜言之耳**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師古曰**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應**

風披靡吐芳揚烈師古曰烈酷烈之**郁郁菲菲**郭璞曰香氣射**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肝**

蠻布寫掩夔必弗
師古曰於蠻盛作也寫吐也掩夔必弗皆芳香意也於音許乙反蠻音蠻掩音奄又音烏感反夔音愛以音步必反弗音勃夔字或作隱也

於是乎周覽汜觀
師古曰汜音汎也音敷劍反**縝紛軋芴**
孟康曰縝紛衆盛也軋芴緻密也師古曰

芒悅忽
郭璞曰言眼亂也師古曰芒音莫郎反**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師古曰涯畔也音儀**日出東沼入**

虞西陂
張揖曰朝出苑之東池莫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
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

死其獸則庸旄獯犛沈牛塵麋
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不凍其獸則庸旄獯犛沈牛塵麋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能沈沒水中塵似鹿而大郭璞曰庸牛領有肉堆獯似熊脚銳鬣骨無髓食銅鐵音犛音犛師古曰庸牛卽今之犛牛也旄牛卽今所謂偏牛者也犛牛卽今之貓牛者也犛字又音茅塵音主

圓題窮奇象犀
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鬚毛其音如啤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也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猪一角在鼻一角在額**其北則**

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
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爲之裂故涉冰而渡河也揭舉衣也詩卽風範有苦菜之篇曰深則厲淺則揭

揭音丘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駮橐駝
張揖曰雄曰麒麟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題一角角端似牛其角可爲弓郭璞曰麒麟似麋而

無角角端似猪角在鼻上中作弓師古曰麒麟角端
郭說是也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駝物故曰名云**蛩蛩驪駃騠驘**
郭璞曰驪駃騠類也駃騠

驪生三日而超其母驪音
顛駃音奚駃音決驪音提**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師古曰彌滿也跨猶騎也**高廊四注**

重坐曲閣
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增室也曲閣閣之屈曲相連者也**華榱瑩瑤輦道纏屬**
師古曰榱椽也華謂彫畫之也

重坐曲閣
師古曰廊堂下四周屋也重坐謂增室也曲閣閣之屈曲相連者也**華榱瑩瑤輦道纏屬**
師古曰榱椽也華謂彫畫之也

璽瑤白玉為椽頭當即所謂璇題玉題者也一曰白玉飾瓦之當也聲道謂
閣道可已乘輦而行者也纏屬繞迤相連屬也纏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 步欄周流長

途中宿 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
崖長遠雖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中道而宿也 夷峻築堂案臺增成 古師

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曰峻案古累字言平山而築堂 巖突洞房 師古曰於巖穴底為室
於其上為累臺也增重也一重為一成也巖音子公反 巖突洞房 若龕突然若洞臺上 頰

杳眇而無見仰兆檠而捫天 師古曰類古俯字也杳眇視遠貌兆古攀字也檠椽也
捫揆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

其椽可已摸天也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
揆音老捫音門 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更歷也閨

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軒之闌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
得經加之也更音工衡反虹音紅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 青龍螭於東箱象輿

婉憚於西清 師古曰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之處也螭螭
婉憚皆行動之貌螭音一糾反響音力糾反憚音善 靈園燕於閨館

張揖曰靈園眾仙號 偃佺之倫暴於南榮 郭璞曰偃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暴謂豐
也師古曰閒讀曰閑 偃臥日中也榮屋南檐也偃音握佺音銓酉

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 師古曰醴泉瑞水味甘如醴言於室
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 磬石振崖 孟

曰振砭致也崖廉也巨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 欽巖倚傾 郭璞曰欽巖欽貌師古曰
砭砭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 欽巖倚傾 欽音口銜反倚音於綺反 嗟峨

嶻嶭刻削崢嶸 蘇林曰削音峭峻之峭崢音儕爭反嶻音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嶻
也嶻音昨盍反嶻音五盍反師古曰頂言刻削耳非云峭峻郭說是也嶻

音捷嶻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 郭璞曰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
音業 可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 珉玉旁唐玢幽文

音業

磷 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旁唐言盤磷玢幽文理貌師古曰旁唐文石也唐字本作礪言玢玉及石並玢幽也玢音彼曼反幽又音彼閑反

閒 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言雜廁崖石中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

鼈 采琬琇 和氏出焉 於是乎盧橘夏孰 應劭曰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琇美玉名和氏之璧下利所得亦美玉也言今皆出於上林

黃甘橙 棗 郭璞曰黃甘橘屬而味精棗亦橘之類也音湊張揖曰棗

枇杷 檮 柿 亭 柰 厚 朴 張揖曰枇杷似斜樹長葉子若杏檮檮支木也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巨香草也檮郭說得之朴

櫻桃 蒲 陶 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含桃爾雅謂之荆桃櫻音於耕反

隱夫 莫 棣 師古曰隱夫未而有核其味

荅 選 離 支 張揖曰荅選似李出蜀音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音於六反棣音徒計反

揚翠葉 扞 師古曰扞

紫莖 師古曰扞 發紅華 垂朱榮 煌煌扈扈 照曜鉅野 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

沙棠 櫟 楛 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赤實其味似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華 楓 枌 櫨 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弓者也楓樹名又非采木之櫟蓋木蓼也葉辛初生可食

櫟 音歷櫟音諸拾音零采音柔音食諸反

名樞樞科即平仲木也樞今黃樞木也
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樺音平樞音虛
留落胥邪仁頻并闕張揖曰并闕樞也郭璞曰落樞也中作器素胥邪似

并闕皮可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資根也頻字
或作賓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樞音虛
曰女貞樹冬夏常青未嘗
凋落若有節操故曰名焉
長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夸條直暢實葉後

楸郭璞曰夸張布也張揖曰後雨也師古曰暢通也攢立叢倚連卷欒佹師古曰攢立聚立也

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也欒佹支柱也倚音於綺
反卷音上專反又音巨專反欒音力爾反佹音詭
崔錯斐飶師古曰崔錯交雜也斐委蟻

字坑衡問柯師古曰坑衡勁直貌也問柯相扶持也坑音口庚反問音烏可反垂條扶

疏落英幡纒師古曰扶疏四布也英謂華也紛溶蓊豳猗柅從風郭璞曰紛溶蓊

柅猶阿邽也蓊音蕭蓊音森豳音於氏反柅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蓊亦音山交反荊蒨岫歛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劉百劉蓋

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鐘磬也管長一尺圍一寸六孔無底籥三孔並呂竹爲之柴池苾虺旋還乎

後宮如治曰此音此虺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也雜襲絜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絜輯重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師古曰循順也下澤曰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援素

雌雌獲飛蠓張揖曰雌如母猴印鼻而長尾獲似彌猴而大飛蠓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

呂其頰飛郭璞曰蠓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遺蠓音

誅師古曰玄猿素雌言猿之雄者玄黑而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獲父善顧也獲音獲應音古

蛭蝟獲蜈 如酒曰蛭音質張揖曰蛭蝟也蝟屬而引蛭蝟水蟲又及蝟蟬乖於事類如說非也但未詳是何獸耳猿音

迺胡毅蛇 張揖曰彌猴頭上有髦髮曰後黑毅白狐子也郭璞曰毅似虬而大夏曰後黃名棲息乎其間長

嘯哀鳴翩幡互經 郭璞曰互經互相經過也天矯枝格偃蹇杪顛 郭璞曰皆猿猴在樹其

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矯音矯杪音杪 諭絕梁騰殊榛 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榛特立株杪也

捷垂條掉希閒 張揖曰捷持縣垂之條掉往善稀疏 牢落陸離爛漫

遠遷 師古曰言其聚散不恒雜亂移徙也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 師古曰娛

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 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

天子校獵 李奇曰曰五校兵出獵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校獵者曰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曰為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

乘鏤象六玉蚪 張揖曰鏤象象路也曰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蚪謂駕六馬曰玉飾

拖蜺旌 張揖曰析羽毛染曰五采綴曰纒為旌有似虹 靡雲旗 張揖

前皮軒後道游 文穎曰皮軒曰虎皮飾車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

旗似雲氣 與車前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

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曰赤皮
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道讀曰導
孫叔奉轡衛公參乘

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太
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解具在文紀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

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校中隨天子乘輿也師古曰此說又非
也四校者闔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也
鼓嚴簿縱獵者

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
師古曰縱放也簿音步戶反
江河為陸泰山為檣
蘇林曰陸獵者闔陳遮禽獸也張揖曰檣大楫曰為弱也郭璞曰檣

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陟師古曰因江河已遮禽
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郭說是也陟音怯
車騎雷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師古曰

也殷音隱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言各有所追逐也追谷韻音竹遂反
淫淫裔裔緣陵流

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
生貌豹搏豺狼郭璞曰貌執夷虎屬也音毗師古曰貌豹二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

手熊羆足羸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如熊黃白色羸羊也似羊而青師古曰羸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羸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蹙踏而獲之蒙

鵲蘇孟康曰鵲鵲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鵲似雉
綉白虎張揖曰著白虎文綉也師古曰綉古袴字
被斑衣

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
亦羆豹之皮也被音皮義反
跨羸馬師古曰騎之也
陵三嶮之危師古曰陵上也三嶮三嶮之山也
下磧

歷之坻師古曰積歷沙石之貌也坻水
徑峻赴險越壑厲水師古曰厲水
推蜚廉

弄解薦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解薦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今流俗讀作推擊之

樵失其義矣解音

蟹鷹音丈介反

格蝦蛤鋌猛氏

孟康曰蝦蛤猛氏皆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師古曰鋌鐵把短矛也蝦

音退蛤音

閭鋌音蟬**縞夷裹射封豕**

張揖曰縞夷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猪也要縞音勁屬師古曰縞謂羅縵也音工犬反箭不

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

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說遇也脰音豆

於是乘

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

郭璞曰言周旋也

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師古

曰睨義視也部曲解在李廣傳睨音五計反

然後侵淫促節

郭璞曰言短驅也

儻復遠去

師古曰儻然

流離輕

禽楚履狡獸

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

轉白鹿捷狡苑

郭璞曰狡苑健跳故捷取之也

軼赤電遺光耀

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

追怪物出宇宙

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師古曰張說宙非也許氏說文解字云宙舟與

所極也**彎蕃弱滿白羽**

文穎曰彎牽也蕃弱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滿為滿百也師古曰彎音鳥還反蕃音扶元反

射游

梟櫟蜚遽

張揖曰梟惡鳥故射之也櫟梢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師古曰梟郭說近是矣非謂惡鳥之梟也櫟音洛遽音鉅

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

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

弦矢分執殪仆

文穎曰所射準的為殪一發死為殪郭璞

曰仆斃也殪音翳仆音赴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也也茲謂射的即今之標上藥也茲讀與藝同字亦作梟音節列反

然後揚節而上浮

郭璞曰言騰遊也

陵驚風歷駭焮

師古曰焮謂疾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

乘虛亡與神俱

張揖曰虛無廖廓與元通靈言其所

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藺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亂者言亂其行伍也。適孔鸞促駸儀

郭璞曰適促皆追捕之也。師古曰適音材由反。拂翳鳥。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翳鳥也。捎鳳凰。師古曰捎音山交反。捷鸛雛

拚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

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澤之外適有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襄羊猶彷彿也。師古曰紘音宏。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拚乎反

鄉。師古曰拚然疾歸貌。歷石闕歷封巒過雉鵲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古曰歷踴歷經

也。歷音距月反。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堂黎宮名在雲陽東南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杜縣東即今曲江池是其處也。西馳宣

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池西。濯鷁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頃師古曰濯者所引惻然也鷁即鷁首之舟也濯音直季反。登龍臺

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南也。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夫之略也。鈞

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徒車之所聞轢。郭璞曰徒步也開踐也轢輾也音來各反師古曰轢音女展反。騎之

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也蹂音人九反。與其窮極倦欲驚憚誓伏。郭璞曰窮極倦

執疲憊也驚憚誓伏誓怖不動貌師古曰執音劇憚音丁曷反誓音之涉反。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師古曰它音

徒何填阬滿谷掩平彌澤。師古曰平平原也彌亦滿也。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顛天

之臺

張揖曰臺高上千皓天也師古曰顛音胡考反

張樂乎膠葛之寓

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鐘

石十二萬斤也

立萬石之虞

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言縣鍾也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師古曰

曰翠華之旗言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之鼓言鼉皮為鼓鼉音徒河反又音徒丹反

奏陶唐氏之舞

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洎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之說

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閼筋骨縮栗不達故作為舞言言尊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堯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視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

聽葛天

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曰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師古曰張說八曲是也其事亦見呂氏春秋張云三皇時君失之矣

千人和

倡萬人

師古曰倡讀曰唱

山陵為之震動川

谷為之蕩波

郭璞曰波浪起也

巴俞宋蔡淮南千遮

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千遮曲名也

文成顛歌

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也其

音前

族居遞奏金鼓迭起

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金鐘也鐘之與鼓亦互起也迭音徒結反

鑿耳

師古曰鑿鑿金聲也闔給鼓音也洞徹也駭驚也

荆吳鄭衛之聲韶

濩武象之樂

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曰兵迫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

陰淫

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曰兵迫之至於海南迺為三象樂也

案衍之音郭璞曰流而曲也師古曰衍音弋戰反**鄢郢**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

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續音匹人反**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可狎玩者也狄

鞮郭說是也**所曰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郭璞曰言態所觀也**靡曼美**

色於後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若夫青琴處妃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處妃洛水

也**絕殊離俗**郭璞曰世無雙也**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刻刻畫鬢鬢也

便嬛輕麗也赫約婉約也嬛音翹靚音淨**柔橈娛嫵媚**師古曰橈動曲也嫵媚

總謂骨體也橈音女教反娛音**獨爾之褕袿眇閻易曰恤削**張揖曰褕褿褕也

於圓反懣音武懣即織字耳**便嫵嬖肩與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

作之也師古曰褕音論褕音曳易弋示反**皓齒粲爛宜笑的**

步千反嫵音先**芬芳漚鬱酷烈淑郁**郭璞曰香氣盛也師古曰漚音一候反

嫵音步結反**皦皦**郭璞曰鮮明貌也師古曰皦音磔**長眉連娟微睇**師古曰微睇小視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

計反**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師古曰愉樂也音踰**於是酒中樂酣**師古曰酒中

樂酣奏樂洽也**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猶罔然也芒音莫郎反**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有失也**曰嗟乎**

中音竹仲反

此大奢侈朕曰覽聽餘閒無事棄曰

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能棄日也閒讀曰閑

順天道曰殺

伐郭璞曰因秋氣也

時休息曰於此

郭璞曰謂苑囿中也

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曰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郭璞曰言不可曰示將來也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於是乎迺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曰瞻氓隸

師古曰辟讀曰闢闢也邑外謂之郊郊野之田故曰農郊也衛風

碩人之詩曰稅于農郊也

墮牆填塹

師古曰墮墜也音徒回反

使山澤之民得至焉

師古曰恣其芻牧樵采者也

實陂

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

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有所取也仞亦備也勿仞言發罷之也

發倉廩曰救

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師古曰德號德首之號令也易夬卦曰孚號有厲是也

改

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曰齊戒張揖曰歷猶算也襲

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郭璞曰鸞鈴也在軌曰鸞在軌曰和

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

仁義之塗

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師古曰郭說非也此六藝謂六經者也

覽觀春秋之林

如瘡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

也射狸首兼騶虞

郭璞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曰為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曰為射節

七立鶴舞千戚

郭璞曰千盾戚

也載雲罕揜羣雅

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

悲伐檀

師古曰伐檀魏國之

詩刺在位

會鄙也

樂樂胥鄭氏曰詩云子胥樂兮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耳胥有材知之人也王者樂得有材知之人使在位也胥音

先臣

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

師古曰此言上皆取經典之始辭曰代游獵之娛樂

述易道

郭璞曰修絮靜精微之術

怪獸

張揖曰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

受獲

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惠豈直如田獵得獸而已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

師古曰說讀曰悅鄉讀曰嚮

岷然興道而遷義

師古曰岷然猶烈然也遷從也徙就於義也岷音許貴反

刑錯而不用德隆

於三皇功羨於五帝

師古曰錯置也羨饒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一曰少昊顓頊高辛堯舜也錯音干故反羨音弋戰反

若此故

獵迺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杭士卒之精

師古曰罷讀曰疲杭挫也音五官反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

師古曰絲讀與由同由用也

從此觀之齊楚

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絲也

師古曰絲讀與由同由用也

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

民無所食也

師古曰辭讀曰闕

夫曰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

被其尤也

師古曰尤過也被音皮義反

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

師古曰愀變色貌音材小反又音秋誘反

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迺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曰爲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歟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

之

師古曰言不尙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
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剷失其意矣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七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書五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燹中皆西南夷也燹音蒲北反發巴

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

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曰非

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

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

人朝觀豫享祀也一日享獻也獻其國珍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

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巨云弔耳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燹之

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音魚龍反皆鄉風慕

義欲為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

人召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師古曰召發軍之法為興眾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幾舉燧燔孟康曰幾如覆米箕縣著昇畢與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

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攝遠也音之欲反觸白刃

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

如清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中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讀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著而不滅是召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中而不辭也師古曰埜

與整同古野字也少古草字

今奉幣使至南夷節自賊殺或亡逃抵誅

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身死無名

師古曰無善名也

謚為至愚

師古曰謚者行之迹也終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

恥及父母為天下

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

先子弟之率不謹

師古曰不先音訓往日不素教之也

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師古曰寡鮮音少也

鮮音息淺反

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

師古曰誠信之人巨為使也

曉諭百姓巨發卒之事

師古曰論告也

因數之

巨不忠死亡之罪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議三老孝弟巨不教誨之過

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

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師古曰重難也

已親見近縣

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巨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

所也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諭陛下意毋忽

師古曰忽念忽也

相如還報

師古曰使說還報天子也

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

物故

師古曰物故死也解在蘇武傳

費巨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

叩衽之君長文穎曰叩者今爲叩都縣作者今爲定衽縣師古曰衽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

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叩衽冉駝者近蜀道

易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駝音龍異時嘗通爲郡縣矣師古曰異時猶言往時也至漢興而罷

今誠復通爲置縣愈於南夷晉灼曰南夷謂犍爲牂柯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師古曰愈勝也上曰爲然乃

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曰賂西南夷至蜀太守曰下郊迎

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蜀人曰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叩諸

公皆因門下獻牛酒曰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己得使女尙司

馬長卿晚師古曰尙猶配也義與尙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尙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曰就之耳乃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叩衽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

除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

爲徼張揖曰徼謂已木石水爲界者也如漕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通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鑿開靈

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
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水上作橋也

已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已為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

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

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

呂風天子

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諷

且因宣其使詣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

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

湛讀曰沈汪音烏皇反濊音於喙反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

師古曰洋音羊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

而攘

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師古曰被音丕靡反

因朝冉從駟定笮存

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

至于

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師古曰造至也音于

到辭畢進曰

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

已

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綑也言牽制之故取諭也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年於

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已西夷百姓力屈恐

不能卒業

師古曰屈盡也卒終也業事也屈音其勿反

此亦使者之累也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竊為左右患

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

仁

者不曰德來強者不曰力并意者殆不可乎

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

吞之已其險遠理不可也

今割齊民已附夷狄弊所恃已事無用

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鄙

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

師古曰烏於何也

必若所云則是蜀不

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

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況乎遠識之人也惡音一故反然

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

師古曰觀見也音構

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

已

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故詳言之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師古曰粗猶麤也音千戶反

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

人之所異也

師古曰常人見之已為異也

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師古曰元始也非常之事其始難知衆人懼之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

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

決江疏

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

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已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澹音徒濫反

而天下

永宣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臧骴胠無胈

膚不生毛

張揖曰躬體也臧濼理也孟康曰臧龜膚皮也言禹勤骴胠無有龜毛也師古曰臧音步曷反骴音步干反胠音竹尸反

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浹音子牒反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

特委瑣握蹠拘文牽俗

師古曰握蹠局蹙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也蹠音初角反

循誦習傳當世取

說云爾哉

師古曰說讀曰悅言非直因循口誦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

必將崇論欲議

師古曰欲深也音宏

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

與己并天為三是參天也

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師古曰小

雅北山之詩也普大也濱淮也

是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四方四維謂之八方也

浸淫衍溢

日浸淫猶漸漬也衍溢言有餘也

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

師古曰倫類也

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

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

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試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繫號泣師古曰為人所獲而繫係之故號泣

也索音力追切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

靡不得其所師古曰洋多也今獨曷為遺己師古曰曷何也己謂怨者之身也舉踵思慕若枯旱

之望雨盃夫為之垂涕張揖曰恨戾之夫也師古曰盃古戾字況乎上聖又烏能已師古曰烏猶焉也已止也

故北出師已討強胡南馳使已謂勁越師古曰謂責也音材笑反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一

方之君鱗集仰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次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已億計師古曰號謂爵

號也一曰受天子之號令也故乃關沫若張揖曰已沫若水為關也微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疏通之已開道也

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揖曰駕行也使恩

遠安長行之也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師古曰習爽未明也習音忽

已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

安也康樂也夫拯民於沈溺師古曰拯升也言人在沈溺之中升而舉之也奉至尊之休德師古曰休美也反衰

禔音土支反

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

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

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曰已哉

師古曰惡讀與鳥同已止也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

師古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佚字與逸同

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

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之中也方將

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

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

滅三王之德漢出其上師古曰此說非也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相如不常言漢滅於五帝也

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

猶焦朋已翔乎寥廓

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寥音聊

而羅者猶視乎數澤

師古曰澤無水曰數悲

夫於是諸大夫茫然

師古曰茫然音莫郎反喪其所懷來失厥所

曰進

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

今並喪失其來意也

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

師古曰允信也小雅車攻之詩曰允矣君子

此鄙人之所願聞

也百姓雖勞請曰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師古曰敝罔失志貌靡徙自抑退也其

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

卿國家之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常稱疾間居不慕官爵

師古曰間讀曰閑也

嘗從上至長

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整屋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壘獸相如因上疏諫

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子也

射能捷矢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

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師古曰卒讀曰猝音千忽反謂暴疾也不存不可得安存也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武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

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輿不及還轅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曰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屬音之欲反

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也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師古曰軫車後

橫木殆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檠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檠謂車之鈎心也銜檠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

音鈎月反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

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曰為安樂出萬有一

危之塗曰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

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臧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乘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死懼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懼耳非畏懼瓦也言富人之子則自愛深也

此言雖小可曰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

如奏賦曰哀二世行失師古曰宜春水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閻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其辭曰

登陂陔之長阪兮坐入曾宮之嗟哉蘇林曰坐音馬坐叱之坐張揖曰坐並也師古曰曾重也嗟義高貌也嗟音普何反

臨曲江之隍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隍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中有長洲也師古

曰曲岸頭曰隍隍即碣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隍音鉅依反巖巖深山之涇涇兮通谷嚮乎鈇鈇晉灼

曰涇音籠古籠字也師古曰涇涇深通貌嚮音呼活反鈇大開貌鈇音呼含反鈇音呼加反

師古曰涇涇疾貌也駭然輕舉意也泉水邊地也涇音于筆反涇音域報音完合反觀眾樹之蓊蓊兮覽竹林之榛榛師古

蓊蓊貌榛榛盛貌蓊音烏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師古曰揭舉衣而渡也石而瀨水曰瀨音賴揭音巨例反弭節

孔反蓊音愛榛音側巾反

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

師古曰信讒謂殺李斯也烏乎操行之不符師古曰操音千到反莫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

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

林之事未足美也尙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臣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曰就成也請具

而奏之相如曰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

所改耳形容甚麗師古曰麗瘠也音鉅句反又音緇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

辭曰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曰論天子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兮曾不足曰少畱

師古曰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揭輕舉而遠游師古曰揭去意也音巨例反乘絳幡之素蜺

兮載雲氣而上浮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建格澤之修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

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統修長也建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總光耀之采旄張揖曰旄葆也總係也

為葆也師古曰總音總垂旬始曰為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斗旁張揖曰慘旄也縣旬始於葆下曰為十二旒也師古曰慘音

所銜
曳彗星而為髻張揖曰彗燕尾也也彗星綴著旒曰為燕尾也**掉指橋曰偃卷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卷委曲

貌師古曰掉音徒
又猗昵曰招搖音灼曰猗音依倚反昵音年纏反張揖曰猗昵招搖跳也師古曰招音詔蹈音蕭**搯攬**

搶曰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張揖曰彗星為攬搶注彗首曰旌今曰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翰也曰斷虹為旌虹之帶也師古曰綢謂裏目

旌旗之竿也攬音初咸反搶音初
紅沓眇曰玄滑兮焱風涌而雲浮蘇林曰玄音灼曰紅赤色貌沓眇深遠也玄潛混合也言白絳幡曰下氣氣色盛光乘相耀幽譎炫亂也師古曰如焱風之涌如雲之浮言輕舉也焱音必通反駕應龍象輿之

止之貌也矍音於辨反麗音力爾反幼音
矍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虬之蚴膠宛延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師古曰矍略委麗蚴膠宛延皆其行步進

一糾反矍音力糾反宛音於元反延音延
低叩天矯裾曰驕驚兮詘折隆窮躩

弓連卷張揖曰裾直項也驕驚縱恣也詘折曲委也隆窮舉警也躩跳也連卷句**沛艾起**

螭伋曰伋儼兮張揖曰沛艾駮獸也赴螭申頸低叩也伋舉頭也伋儼不前也師古曰沛音普蓋反赴音古幼反螭音火幼反伋音魚乞反伋音丑吏反儼音魚吏

反伋儼又
放散畔岸驤曰辱顏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辱舉音態癡**踳躩輻轄容曰**

骹麗兮張揖曰踳躩互前卻也輻轄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骹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麗音丑日反麗音丑略反輻首過轄音易骹古委字也麗音力兩皮**蝟膠偃**

蹇休奠曰梁倚張揖曰蝟膠掉頭也休奠奔走也梁倚相善也師古曰蝟音徒鈞反膠音盧鈞反休音黠奠音丑若反倚音於綺反**糾蓼叫界**

糾蓼叫界

踏弓腹路兮

張揖曰糾麥相引也。叫真相呼也。踏下也。腹著也。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真高舉之貌。麥音力糾反。真音五。刊反。踏音沓。腹音屈。

蕤蒙踊

躍騰而狂趨

張揖曰蕤蒙飛揚也。踊躍跳也。騰馳也。趨奔走也。師古曰蒙音莫。孔反。趨音騰。

莅颯歛焱至電過兮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

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焱歛走相追也。師古曰莅音利。颯音立。焱音諱。歛音翁。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

兮與真人乎相求

張揖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

互折

窈窕兮右轉兮橫厲飛泉召正東

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

悉徵靈囿而

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

張揖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

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

陵陽

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屬也。如清曰天極大星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師古曰令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己。

左玄冥而

右黔雷兮

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辭曰召黔羸而見之。或曰水神也。

前長離而後喬皇

神名也。師古曰長離靈鳥也。

斯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尙方

應劭曰斯解在禮樂志。喬音弓出反。

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尙方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也。

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

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也。御也。氣惡也。

屯余車而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

師古曰絳合也。合五采雲也。爲蓋也。絳音子內反。

使句芒其

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娛

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從行也娛音許其反

歷唐堯於崇

山兮過虞舜於九疑

張揖曰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

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選膠輻弓方馳

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互也雜選重累也膠輻猶交加也湛音徒威反

選音大合騷擾衝從其相紛拏兮滂溘決軋麗已林離

張揖曰衝從相入貌滂麗靡也林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

普郎反溘音普備反決音烏朗反軋音於點反參音所林反麗音所宜反攢羅列聚叢

龍茸兮衍曼流爛疹已陸離

龍茸兮衍曼流爛疹已陸離

張揖曰疹疥貌一日龍極也陸離參差也師古曰龍茸聚貌流爛布散也疹自放縱也龍音來孔反茸音而孔

反衍音弋扇反疹音式爾反張云龍極義則非矣

徑入雷室之砰礚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威

張揖曰雷室雷淵也洞通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堀壘威魁不平也師古曰砰礚鬱律深峻貌砰音音萌反礚音力耕反堀音口骨反壘音洛賄反威音一週反

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竭度九江越五河

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者服虔曰河有九今越其

五也晉灼曰五河五湖取河之聲合其音耳師古曰服虔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經營炎火而

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

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杭絕也絕度也浮渚

流沙中渚也流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奄息蔥非張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反

極汜濫水娛兮

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蔥極蔥嶺山也在西域中

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羲作琴

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潘商子曰馮夷得道呂潛大川師古曰媧音瓜又上蛙反

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

刑雨師

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字飛廉師古曰屏音步丁反

西望崑崙之軌沕荒忽兮

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

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呂玉為欄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軌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沕音勿荒音呼廣反

直徑馳乎三

危

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嶓山相近黑水出其南岐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

排闥闖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

之歸

張揖曰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登闔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

張揖曰闔風山在崑崙闔闔之中遙遠也應劭

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師古曰闔音浪亢音抗

低徊陰山翔呂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

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

人豹尾虎首蓬髮鬍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涓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飾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

革勝鬢音工老反字或作鬢音學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曰喜

師古曰昔之議者咸曰西

王母為仙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回車謁來兮絕道不周

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崙東南三千三百里也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涓曰淮南云八極西北曰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

震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
井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劄反瀣音鑑
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噉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葉也食之長
生師古曰芝英芝蘭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噉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噉音機又音祈
咀噉芝英兮噉瓊華張揖曰芝草藟

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張揖曰傑印也鴻溶竦踊也師古曰傑音角貫列缺

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貫穿也陵涉

豐隆之滂濞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李春三月豐隆乃出

騁游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遠逝張揖曰馳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

車也循長路而下馳乘遺霧而遠逝也道讀曰導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曰舒緩也垠崖也音銀遺

屯騎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軼先驅於寒門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下崢嶸而

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嶸音宏上嚉廓而無天師古曰嚉廓廣遠也嚉音遠視眩泯而亡見兮

聽敞悅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悅耳不諦也眩音州縣之縣泯音阿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

獨存師古曰上音時掌反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飄飄有陵雲氣

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

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

師古曰若汝也言汝今去已在他後也

使所忠往

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解在食貨志

而

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

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

師古曰書於札而留之故一益通札

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

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天也顛言氣顛汗也穹言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已來也顛音胡老反

歷

選列辟呂迄乎秦

師古曰選數也辟君也迄至也辟音璧

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

文頌曰率循也

邇近也踵蹈也武迹也述遠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風謂著於雅頌者也師古曰風聲總謂遺風嘉聲耳無繫於雅頌也

紛輪威蕤堙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也

張揖曰紛輪威蕤亂貌

繼昭夏崇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頌曰昭明也夏天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

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

鳴誰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

師古曰遐邈皆

遠也已語終之辭

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覓可觀也

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皇也

書曰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師古曰此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君也股肱大臣也

因斯已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

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大行越

成文穎曰邳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師古曰邳音質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

聲豈不善始善終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難後嗣衰微政教積習猶經千載而無惡聲然無異端慎所由

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制又垂裕後昆也故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易音

弋鼓反湛恩庖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庖洪皆大也庖音尤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

易繼也張揖曰垂縣也統緒也理道也文王重易六爻窮理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也師古曰統業直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

之耳非謂演易也是已業隆於繩保而崇冠乎二后孟康曰繩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呂致太平功德冠於

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未有殊尤絕

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然猶躡梁甫登大山建顯號施

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涌曼羨師古曰逢讀曰獲言如獲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涌曼羨盛大之意也沕音勿涌音

聿羨音戈扇反旁魄四塞雲布霧散師古曰旁魄廣被也魄音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服虔曰暢達也

垓重也天有九重如瀆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八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淮南子作八

也 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表威武如焱之盛爾陔游

原迴闊泳末孟康曰邇近也原本也迴遠也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首惡鬱沒闇昧昭晰

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湮滅素暗味者皆得光明也晰音之舌反昆蟲闔惻回首面內文穎曰闔惻皆樂也師古曰闔讀曰凱言四方幽退皆懷和樂回首

革面而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微麋鹿之怪獸師古曰言騶虞自擾而充苑囿怪獸自來若入微塞言符瑞之盛也

徵音工 導一莖六穗於庖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曰供祭祀也犧雙觥共抵之獸曰犧

性也觥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其一木因巨為牲也 獲周餘放龜于岐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

不死 招翠黃乘龍於沼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嘗黃其何不來下余吾溼

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招致鬼神接靈圍賓於閒館文穎

翠黃及乘龍於池沼耳乘音食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 鬼神接靈圍賓於閒館文穎

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圍禮待之於閒館舍中也師古曰閒讀曰閑 奇物譎詭

倣黨窮變師古曰倣音吐歷反欽哉符瑞臻茲猶巨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

魚隕杭休之巨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巨燎微夫斯之為符也 巨登介丘不亦慝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周巨白魚為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慝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張揖曰進周也攘漢也爽差也言周末可封禪而封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攘也師古曰攘古讓字也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司馬上公故先進議也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譴文穎曰諸夏樂貢百蠻執費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國之人比

蠻夷為大也德率往初功無與二師古曰休烈液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

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眾多應期相續而至不獨初創而見也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曰況

榮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記號曰表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蓋發語辭也上帝垂恩儲祉將曰慶成師古曰上

帝天也言垂恩於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陛下謙讓而弗發也張揖曰不肯發意往也師古曰謙古謙字擊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應劭曰擊絕也缺闕也如酒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岳也師古曰擊音口計反羣臣惡焉師古曰惡愧也音女六反或謂且天

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師古曰言天道質味曰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甫罔幾也張揖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俱各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則說者無從顯稱於後也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夫修德曰錫符奉符曰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不為苟進踰禮也故

聖王弗替而修禮曰祗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替廢也不廢封禪之事也勒功中岳曰

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太山也師古曰章明也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曰浸黎民皇皇

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不大也願

陛下全之張揖曰願曰封禪全其終也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

末光絕炎曰展采錯事文頴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呂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光炎師古曰炎音

弋贈反錯音千故反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也言諸儒既得展事

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節新文也被音敷勿反將襲舊六為七據之無窮文頴曰六經加一為七也師古曰據布也音丑居反

聖之所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師古曰稱音尺孕反宜命掌故悉奏

其儀而覽焉師古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然其所請也沛音普大反俞音踰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

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孟康曰詩所曰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曰下三章言符應廣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蘇林曰油音油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沛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

大富甘露

時雨厥壤可游

師古曰言雨露滂沛其澤可巨游泳也

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故無生而不育

也滲音山禁反漉音鹿

嘉穀六穗我穡曷蕃

李奇曰我之稼穡何等不蕃積

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

偏我汜布護之

師古曰汜音也布護言遍布也汜音敷劔反

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

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

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

殷殷之獸樂我君圃白

質黑章其儀可喜

師古曰謂騶虞也殷字與騶同耳從丹青之丹喜音許記反

皦皦穆穆君子之態

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皦音身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見其來也來合韻音郎代反

塗靡從天瑞之徵

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也

茲爾於舜虞氏曰興

也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

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也師古曰濯音

直角反大雅靈臺之詩云麇鹿濯濯

馳我君輿帝用享祉

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也師古曰帝天也曰此祭天天既享之答曰祉福也

三代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起至德而見也

采色玄耀煥炳輝煌

師古曰玄讀曰炫輝煌光貌輝音下本反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

文穎曰陽明也師古曰黎烝眾庶也

於傳載之云受命

所乘

師古曰謂易云時乘六龍曰御天也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文穎曰天之所命表曰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師古曰諄諄告

喻之熟也
音之純反
依類託寓論曰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曰喻封禪披蓺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戒也翼翼敬也故曰於興必

慮衰安必思危是曰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

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察也假大也典則也言舜察琬璣玉衡恐己政化有所遺失不合天心今漢亦當順天意而封禪也此之謂也相如

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

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少木書篇不采采

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弑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易本隱曰

之顯張揖曰作八卦曰通神明之德是本隱也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曰類萬物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

德逮黎庶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黎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張揖曰己詩人自謂也己

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曰諷其上也師古曰小己者謂卑少之人曰對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

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楊雄曰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靡之辭多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

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亦輕戲乎哉

司馬相如難蜀文中云身親其勞躬儼骭胝無皮膚不生毛張揖注曰躬體也戚湊理也臣必檢字書無儼字又戚字說文云戊也按李善注文選云孟康曰湊湊理也疑漢書傳寫相承誤曰湊字作儼字耳合爲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終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七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書五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已

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已為不能弘

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已病移居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

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

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師古曰少古草字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師古曰

師古曰少無水日藪沼池也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

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

其宜

師古曰跛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跛音喙喙音許機反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

師古曰臻至也

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問子大夫

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安焉也

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

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

同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

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

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

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

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曰正而遇民信也

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

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曰勸善而

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去無用之言

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卽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

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

師古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遂音七旬反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

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

親上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理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

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師古曰遠違也音手萬反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

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

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師古曰比亦和也音頻寐反今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

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

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

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塞

之塗師古曰擅音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

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

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

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

積德曰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生此天

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曰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

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

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

已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

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已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

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曰冊書答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師古曰與猶如也弘對曰愚

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已然也夫

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師古曰馴順也音巡至可牽

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

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師古曰好音呼

到反惡音故反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

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

餘習文法吏事緣飾已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

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

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已

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曰約要也至上前皆背其約已順上指汲

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

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已臣為忠不知臣者已臣為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

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概謂明也善嘲謔也常稱已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

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已為罷弊中國已奉無用之地師古曰罷讀曰疲願

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巨應之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

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弘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弘鈞名

師古曰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侈擬於君師古曰

日擬疑也言相似也桓公言相也弘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此近也音煩寐反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

被自九卿弘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

上曰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辭澤為丞相先是漢常弘列侯

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

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弘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

者獲爵尊故武功弘顯重而文德弘行褒其弘高成之平津鄉戶

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弘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

也時上方興功業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

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弘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弘別於掾

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反故人賓客仰衣

食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奉祿皆弘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

師古曰意思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

自己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

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

恐病死無弘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弘行之者

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

者所弘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爲仁

也知恥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爲勇也知此三者知所已自治知所已自治然

後知所已治人師古曰自好問近乎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

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

授官將已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陛下

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已稱師古曰不副其任也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已報德

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

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師古曰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

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其爲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蓋君子善

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怠於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

不已師古曰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

也師古曰章明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閒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已

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

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

爲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上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已虛而已師古曰言

不能進賢故不繼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已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已惇

謹復終相位師古曰惇厚也音敦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爲山陽太守十

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畱不遣坐論爲城旦元始中脩

功臣後下詔曰漢興已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

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爲布被脫粟之飯奉祿已給故人

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富厚而外爲詭服已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衆之服也夫表

德章義所已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爲適

者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已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他活反。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

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

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

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

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襲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輪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已爲

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已聞，上已

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已爲化而亂法

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

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音牛向反。無

已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已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

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

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召式終長者乃

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召風百

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既為郎布衣少躄而牧羊師古曰躄即今之鞋也南方謂之躄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召時起

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兵呂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

令緱氏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令領漕其課最上上召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

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

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已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

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已

盡臣節

師古曰從軍而致死

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曰德報怨曰直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呂直報怨曰德報德故詔引之

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

孟康曰未有奮

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贊曰言未有奮厲於正直之道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山從也直道謂報怨曰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齊相

雅行躬耕

臣贊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嘗說是也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

隨牧蓄番輒分昆

弟更造

師古曰言蓄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

不為利惑

師古曰言不惑於利

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

者往日也與謂發軍

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

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

又首奮

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

師古曰形見也

其賜式爵關內

侯黃金四百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

不說式

師古曰說讀曰悅

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曰

兒寬代之式曰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

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

治尚書事歐陽生曰郡國選詣博士

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

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亭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亭炊也養言又向反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補廷尉文學卒史

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

寬爲人溫良有廉知

自將

師古曰將衛也

善屬文

師古曰屬綴也音之欲反

然懦於武

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

口弗能發

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

而寬

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

除爲

從史

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

之北地視畜數年

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廩牛羊

還至府

上畜簿

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卻退也

掾史莫知所

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

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曰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

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

久矣湯由是鄉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曰寬爲奏讞掾曰古法義決疑獄甚重

之及湯爲御史大夫呂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師古

日說讀從問尙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師古曰下音胡稼反擇用仁厚士推情

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章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

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呂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曰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

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輿是也爲說三河之地哉定水令已廣溉田師古曰爲用水之

得其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卽徵收也貸音士代反呂故租多

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呂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纒屬不絕師古曰纒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歛反課

更呂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諸儒

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

言符瑞足已封泰山上奇其書呂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

楫羣元

張揖曰統察楫聚也如滔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

宗祀天

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

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

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

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呂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

呂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

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

也祇戒精專呂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

師古曰稱副也

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

師古曰當猶中也

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

師古曰言不決也

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

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

唯天子建

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呂為人極也

金聲而玉振之

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

呂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曰文焉既成將用

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

改制屬象相因

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

聞者聖統廢絕

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道業謂禮文也

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

師古曰祖始也

宗祀泰一

師古曰宗尊也

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如清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曰丞嘉祀為萬世則師古曰則法也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社闈門曰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

苞永亨李奇曰太平之世曰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太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曰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

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亨也閣讀與開同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充象日昭

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大顯示景象日日昭明也降下符應言報德化臣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

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

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

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己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

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曰稱意任職故久無有

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或反居位九歲曰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曰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

也弘等皆曰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已為儀鴻大鳥也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曰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

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日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讀曰又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曰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

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

明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齊威也巳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

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常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不可考校也滑稽音稽音工奚反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

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

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師古曰紀記也

是呂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

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呂儒術進劉向王褒呂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召讀曰邵韓延

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公孫弘十式見寬傳第二十八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八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書五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師古曰稱為兒者言其尚幼少也

還鼠盜

肉父怒笞湯湯掘粟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

師古

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爰換也曰文書代換其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數之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

并取鼠與肉具獄磔

堂下

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

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

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

師古曰姓趙

嘗繫長安湯

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

呂湯為無害言大府

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解在蕭何傳

調茂陵尉

師古曰調選也選呂為此官也調音徒鈞

反治方中

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瀆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頭深十二丈師古曰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阡

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算程課者猶呂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武安侯為丞相

師古曰田蚡

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

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呂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

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之如兄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己御人師古曰舞

弄其智制御它人也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

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已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

不合然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曰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是時上方鄉文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湯

決大獄欲傳古義師古曰傳讀曰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平亭疑法奏讞疑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

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曰為後式也挈音口計反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之意非由臣下有司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鄉

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天子之意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

此師古曰如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蘇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非常釋臣贊曰謂閱即

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迺監掾史其所為師古曰閱謂非常朝奏者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舉予監吏深刻者

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其下

並同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先見上

口言之欲與輕平故皆見原釋也如滄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已先口解之矣上曰湯言

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

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爲此人希恩宥也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

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舉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

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遺音七到反是已湯雖文深意思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

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腹心之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其治獄所巧排大

臣自己爲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

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師古曰印縣音牛向反

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排

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師古曰輔助也臣輔法師古曰輔助也臣巧詆助

法言不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師古曰旺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旺音幹天子忘食丞相

取充位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並且也於是痛繩師古曰自公卿已下至于

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

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事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

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也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證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吳楚

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

奴中國呂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

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

都呂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

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山

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扞寇也鄣

音之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詰白辯而辭窮當下吏也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

守之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讙師古曰震動也讙失氣也讙音之涉反湯客

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音子到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曰為小吏之時與田

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呂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

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

文事有可呂傷湯者不能為地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能為湯作道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蘇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湯有

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

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縱湯

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師古曰始近也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病

為謁居摩足趙國呂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

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

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

繫導官蘇林曰漢儀注獄一十六所導官無獄也師古曰蘇說非也導擇也呂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已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

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

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清曰瘞埋也埋錢

於園陵已送死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獨

丞相已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曰豫無豫謂不干其事也丞相謝

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縱
已其罪罪之也

丞相患之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

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
此云三者蓋呂守者非正員也

始長史朱買臣素

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呂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

師古曰短長術
興於六國時長

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
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張國策名短長術也

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

右師古曰言
舊在湯上

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於湯

師古曰謂
拜伏也

湯數行丞相事知

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

賣君今欲劾君呂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

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
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

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服虔曰居
謂儲也

及它姦事事辭頗聞

師古曰聞
於天子也

問湯曰吾所為買人輒知益居其物

師古曰
益多也

是類有呂吾謀告之者

師古曰
類似也

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呂湯懷詐面

欺師古曰對
面欺誣也

使使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
師古曰呂文簿次第一責之

湯具自道無此

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亦責也

君何不知分也

師古曰分

音扶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

師古曰重猶難也

欲令君自為計

師古曰言引決也

何多曰對為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

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無曰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

奉賜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無它

師古曰贏贏餘也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

大臣被惡言而死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何厚葬為載呂牛車有棺而無椁上聞

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

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呂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於尚書中給事也給供也

精力

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李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呂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

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呂安世篤

行

師古曰篤厚也

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

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呂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
呂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
不怠十有三年咸呂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
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
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
卽位褒賞大臣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將軍
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呂
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
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
王褒有德呂懷萬方

師古曰懷來也

顯有功呂勸百寮是呂朝廷尊榮天下

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

盛德曰示天下顯明功臣曰填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母空大位曰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曰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事

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曰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勲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曰爲光

祿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

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

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達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

量不足曰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曰全老臣之命

師古曰財與裁

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尙誰可者

師古曰言君尙不可誰更可也

安世深辭弗能

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

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

將軍上亦曰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曰虛尊加之而實奪

其眾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師古曰曰著戒盈滿之禍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師古曰形見也上怪而憐之曰問左右乃赦敬曰慰其意安世竊恐師古曰竊益也職

典樞機曰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師古曰著明也間隙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

病出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曰病而移居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

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師古曰與讀曰隙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曰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勿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嘗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有郎

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

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莫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曰過失師古曰問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

無所進論者曰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

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子萬反爲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自行法安世曰何呂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如何呂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兒自言安世曰奴呂恚怒

誣汙衣冠自署適奴師古曰適讀曰適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呂爲北地太守歲餘上

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呂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已全因呼爲蠶室耳後爲掖庭令而宣帝呂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呂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

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呂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

在宣紀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呂爲少主在

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

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

賀有一子蚤死

師古曰蚤古早字

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

師古曰言養自爲子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

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廷

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廷令張

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

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

居家西鬪雞翁舍南上

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

朕躬

師古曰道讀曰導

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

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諡

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曰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臧

張氏無名錢曰百萬數

文類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曰還官官不簿也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

萬戶然身衣弋綈

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

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

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已能殖其貨

師古曰殖生也

富於大將軍光天

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

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

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

師古曰言意所不及

者即已問君也

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

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閻反

薄朕忘故

蘇林曰本望君重於

此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

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

已輔天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已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曰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也麾旆弩介士謂甲士也菑插也車皮篋盛弩也菑音側事反垂音服

諡曰敬侯賜塋杜

東師古曰塋冢地也

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畱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

延壽自己身無功德何已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

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呂為有讓迺徙封平原并一國

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

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蘇林曰獻丞注貢獻物也湯有罪勃坐

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呂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謬者妄也後湯立功西域世

呂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

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呂驕奢致禍也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呂財分施也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成帝姊也臣贊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一說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媿何呂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媿是

則元帝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呂公主則元帝

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賜甲第充呂乘輿服飾號為太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

其第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呂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

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

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花

師古曰花與柝同

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

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曰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

已過放

師古曰已放爲罪過

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

夫方進

師古曰辭宜翟方進

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

使至放家逐名捕賊

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

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

不得

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

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已縣官事怨樂

府游徼葬

師古曰樂府之游徼名葬

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

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犇走伏匿

師古曰犇古奔

字

葬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

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爲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

殺其親屬輒亡人放弟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

動陰陽之咎爲臣不忠首

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

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

師古曰悖

乖也音布內反

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

歸國已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

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也音一豔反

上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左

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已放爲言出放爲天水

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

師古曰比類也

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

絕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

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爲

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

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

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

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

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

秋呂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呂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如道曰

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呂能屬書符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侍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

呂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張湯傳第二十九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五十九

杜周傳第三十

漢書六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已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

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入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所論

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巨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

餘歲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

冤狀師古曰見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已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

日循因也順也專曰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不當然也周曰三尺安出

哉師古曰安猶焉也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當時

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

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

曰舉之廷尉曰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曰往赴對也

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章不服曰掠笞定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

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於十餘歲猶相

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反大氏盡詆曰不道曰上師古曰氏讀與抵同抵歸也詆誣也並音了禮

反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

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又於此外呂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

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曰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

廷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

累巨萬矣師古曰訾與貲同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曰延年三公

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

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滄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一八

始元四年益州蠻夷

反延年曰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曰告大司農

楊敞敞惶懼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曰病而移居

曰語延年延年曰聞桀等伏辜

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

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

有忠

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曰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曰姓侯史名吳

後遷

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

事

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

皆曰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

為隨者也

孟康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

即曰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

師古曰重覈其事也

曰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

百石吏首匿遷

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

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

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

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吏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

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言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

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召千秋擅召中二千石召下外

內異言張晏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

皆恐丞相坐之延年迺奏記光爭召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

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

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已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也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

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師古曰峻謂峭刻也今丞相所議又

獄事也如是已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

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此為重事也光召廷尉少府

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言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延年

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

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師古曰比類也宜脩孝文時政示

言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光納其言

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

御史除用滿歲言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特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

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

帝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

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

即位褒賞大臣延年言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

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

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

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

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師古曰

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
適云便樂成二者不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使耳皆封侯益土

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師古曰言皆明習也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

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

與宗族謀反誅上旨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

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師古曰

曰傳言延年年身不犯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

守延年旨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比於諸郡不為最也上旨璽書讓延

年師古曰讓責也延年迺選用良吏捕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謁者

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爲西河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

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

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召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

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疾篤賜安車

駟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斑輪倚鹿較伏熊軾

也後數月薨諡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爲郎本始中召校尉從蒲類

將軍擊匈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召爲名還爲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

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

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

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召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

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也今俗迺曰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

師古曰並字子夏

俱曰材能稱京師故

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曰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

欽惡曰疾見詆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

師古曰財與纒同古通用字

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

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曰外戚輔政求賢

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

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閒讀曰閑

欽為人深博有謀自

上為太子時曰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

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曰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

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曰刺今之奢也

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

音一了反窕音一了反

所曰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曰養壽塞爭也

師古

曰媵女之內兄弟之女則謂之娣已之女弟則謂之娣塞絕也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脣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由用也

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

書亡逸書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失讀曰佚佚與逸同男

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師古曰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言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俛異態後俛異態則正后

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師古曰閒代也首居竟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是言晉獻被納讒之謗

申生蒙無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

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

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求淑質無黜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

致損敗故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贊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太子之放逐

懲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卞音盤唯將軍常言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言為故事

無有欽復重言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

所監見其事不遠近在夏后氏之時

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

師古曰怠忘也

可不慎哉前

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

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

驗

韋昭曰宗嚴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師古曰宗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

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

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贊曰此魯詩也

知好色之

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

師古曰蒙被也

詠淑女幾呂配上

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讀曰冀

忠孝之篤仁厚之作

也

師古曰作謂作詩也

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

曰正其本萬物理

師古曰今易無此文

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

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

鄭玄曰卒急也師古曰卒音千忽反

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

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師古曰蚤古早字非天下之所

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逮委政之隆及始

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已

忽不可已李奇曰遜難也師古曰遜與宏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

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

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

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已

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已奉大對師古

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

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曰解在劉向傳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陵也或臣子背

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已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

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

師古曰刺反也音萊曷反

關東諸侯無强大之

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

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

殆為後宮

師古曰殆近也

何言言之日

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

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

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

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呂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呂德則異咎消

亡不能應之呂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

之壽殷道復興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要在所言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

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

之退舍

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

呂陛下聖明內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

師古曰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不遠求之而至也

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

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

師古曰由從也

親二宮之饗膳

韋昭曰二宮即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

饗具食曰膳
膳之言善也

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

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曰奉淫侈置萬姓

之力曰從耳目

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曰縱

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

師古曰方正也

信讒賊之

臣曰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曰

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

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

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

師古曰爲治也

唯陛下忍無益之

至重誠不可曰佚豫爲不可曰奢泰持也

師古曰爲治也

唯陛下忍無益之

欲曰全取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

白虎殿對策

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

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

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曰

師古曰曰用也

當世之治何務各曰經

對

師古曰據經義曰對

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

師古曰貞正也

不信不貞萬物

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曰廣施非義無曰正身克己就

義恕己及人

師古曰恕仁也言己仁愛為心內省己志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

忠蒞官不敬

師古曰蒞臨也

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

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終始行孝而患不及於道者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

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

師古曰所為主

謂託人己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

孔子曰視其所言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

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偽

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

孔子曰惡紫之奪朱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闕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

而奪正色曰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

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

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

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

而耦意

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

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

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眾庶咸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

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欽已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

召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

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隄者也救解馮

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

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秦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

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

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

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少且夕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心不介然有閒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師古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迺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

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

師古曰由從也用也

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聞音居竟反

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

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呂應天變於是天

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

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軍深悼輔政十

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

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

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於上也分音扶問反字或作介介隔也其義兩通

非主上所旨待將軍非將軍所旨報主上也昔

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

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鄒展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衛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曰爲封於齊此誤耳曹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

也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呂爲喻則是其義非繆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詩也 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

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

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眾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照然知之故攀援不遣師古曰援引也

音爰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開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唯將軍不

爲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呂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尙書劾奏

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旣死衆庶冤之呂譏朝廷欽

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呂

爲不坐官職疑其呂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

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

呂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呂諫爭也一日下有諫爭之

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呂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

加於往前呂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呂言罪下也若

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將助也

優游不仕呂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八欽

兄緩前免太常呂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迺薨子業嗣業有材能呂

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

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

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

關

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

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

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

立屬請為不敬

坐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

更相稱薦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

廣持平例

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

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

師古曰信讀曰

伸辟讀曰辟

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眦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順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故

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

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

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眾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

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

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曰此怨宏又

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弟陛下所自知也方進

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

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大甚案師

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癘也皆但曰附從方進嘗

獲尊官丹前親屬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曰幾讀曰冀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

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

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師古曰擠隆也音子詣反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

師古曰縱橫陵厲也欲已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天下莫不望風而靡師古曰靡猶弭自

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栗也威權

秦盛而不忠信非所已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已

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恩往事已戒來今會成帝崩

哀帝卽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師古曰體亦變字宗

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

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

周恣意妄行師古曰比音頻寐反譖愬故許后被加已非罪師古曰被音皮義反誅破諸許

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涓于氏

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涓于

也長母

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

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

師古曰皇暇也

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

意若探湯

師古曰言重難之若手探熱湯也

宜蚤已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

勇猛材略不世出

師古曰言其希有也

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

呂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

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尙存不者幾爲姦臣笑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

又言宜爲恭王立廟京師呂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

母定陶王丁后爲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爲

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

是徵復爲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

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

徙合浦業已前罷黜故見闕略師古曰闕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

尙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

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

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俱有良子

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立朝相與提衡如酒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

贊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贊說是也至於建武杜氏爵迺獨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尙有迹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

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

裔豈其然乎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已建始之初深

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謂微妙也非

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隄服虔曰抵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

古曰抵擊也脆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脆音詭一說脆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

稱朱博毀師丹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杜周傳第三十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六十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

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

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

曰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檉植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

云曰所破月氏王頭其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檉植晉云獸子皆非也檉植即今之偏檉所曰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製器所曰漉便者也檉音羣

月氏遁而

怨匈奴無與其擊之

師古曰無之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衛反

迺募能使者騫曰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

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曰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俱出隴西徑匈

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曰得往

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

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曰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

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

曰爲然遣騫爲發譯道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曰大夏爲臣爲之作君也地

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己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子萬反騫從月

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

氏意趣無己持歸於漢故己要領爲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爲匈

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

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彊力言堅忍於事蠻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師古曰給供也初騫行時百餘

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

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

在西域傳鸞曰臣在大夏時見

臣鸞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

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迺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

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

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卽敬佛道者

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

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反其下亦同

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

戰

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

其國臨大水焉

師古曰度計也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

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

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

寇

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

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

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

之屬兵彊可已賂遺設利朝也

師古曰設施也施之已利誘令人朝

誠得而已義屬之

曰謂不

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已

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

師古曰間使者求閒隙而行

出駝出柁出

徒叩出熨

師古曰皆夷種名號音老作音材各反徒音斯熨音蒲北反

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祚

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祚二種也

南方閉儻昆明

師古曰儻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儻音先紫反

昆明之屬無君

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

名滇越

服虔曰滇音顯滇鳥出其國

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

師古曰閒出物謂私往市者

於是漢已

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已通

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已爲事也

騫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

水草處軍得已不乏迺封騫爲博望侯

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

是歲元朔六年也

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

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

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

至鹽澤空無匈奴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

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曰臣居匈奴

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焯焯

閒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呂東焯焯呂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

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翕同為求食還見狼乳

之師古曰呂乳飲之又烏銜肉翔其旁呂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

壯已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

擊塞王師古曰塞首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音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

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畱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呂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

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呂此時厚賂烏孫招呂東居

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師古曰言事聽從於漢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曰為

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各萬數齎金幣帛直

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

致賜諭指師古曰曰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

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

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

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常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曰為質於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曰卜曰

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

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曰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

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令音零初置酒泉郡已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

靛條支身毒國李奇曰靛音劇服虔曰犂靛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已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靛即大秦國也張掖驩靛縣蓋取此國為名耳羅犂靛

相近靛讀與靛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

百餘人所齋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齋持謂節及幣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

衰少焉師古曰已其申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

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

皆震請吏置牂柯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已前通大夏李奇

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已上初置者皆復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

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已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

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聽

而遣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為具備人眾遣之已

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垂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

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申習不已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已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已贖罪復求使使端

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

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

竊自用之同於私有欲賤市已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

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禁其食物已苦

漢使師古曰令其困苦也漢使之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

曰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

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

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已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

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

漢使來觀漢廣大已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犛也眩相詐惑也鄯大

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爲之而諫大夫陳禪曰爲夷狄僞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尙書陳忠案漢舊書迺知世宗時犇駟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迺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聾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聾音瓮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而漢使

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贊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

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巨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大角

氏師古曰氏音丁禮反解在武紀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之積欲巨見漢廣大傾駭

之師古曰見顯示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

外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首工衡反大宛巨西皆自恃遠尙驕恣未

可詘巨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少從不

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就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率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

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

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漢去

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出

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居也

乏食

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

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如滄曰罵也

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宛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

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營使宛姚

定漢等言宛兵弱誠呂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

子呂嘗使浞野侯攻樓蘭呂七百騎先至虜其王呂定漢等言為

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迺呂李廣利為將軍伐宛審孫猛字

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

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呂廣利為

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呂往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

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

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財與才同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

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尙不

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

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

足呂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

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

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

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御寇盜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迺得行負私從者不

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百萬數齋糧兵

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

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百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

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百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合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

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百衛酒泉如淳曰立一縣百衛邊也或曰

置二部都尉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適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

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

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

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

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

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

留止軍廢其行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

馬漢兵宜解卽不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曰爲然共殺王

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爲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

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曰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

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

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

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曰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

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曰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

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飢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已下牝牡三

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飢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

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

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貳師走音奏貳師令

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

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道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言毒恨今生將卒失大事師古曰卒讀曰

卒讀曰

狎

欲殺莫適先擊

師古曰適王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

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

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師古曰東諸所旋軍東出

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

愛卒侵牟之曰此物故者眾

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

天子為萬里

而伐不錄其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

其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呂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

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

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

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汧河

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

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汧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汧河也汧音素

士大夫徑度

師古曰言無屯難也

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

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

黨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

人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百適過行者皆

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言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言他財物充之故云直伐宛再

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週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

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邽居水師古曰邽音賈兵敗降匈奴爲單于所殺語在

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

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曰窮

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

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瀆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苟悅誤言放爲効字因解爲不效蓋失之矣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六十一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贊

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涇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

黎之後使復興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甫其後也

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

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守之職也

司

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

隨會奔魏

如渚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

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而司馬氏入少梁

師古曰少梁本梁國也為秦所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

山

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在趙者弓傳劔論顯

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論來噴反蒯聵其後也

如渚曰刺客傳之蒯聵也師古曰蒯苦怪反聵五怪反

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

應劭曰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曰當先伐蜀惠王

從之起兵伐蜀取之師古曰錯音千古反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錯孫

斬音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安君阬趙長平

軍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古曰郵音尤葬於華池晉灼

曰池名也在郿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郿縣

孫印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司馬印是知為武臣之將也諸

侯之相王王印於殷師古曰項羽封印為殷王漢之伐楚印歸漢呂其地為河內郡

昌生毋懌師古曰懌弋赤反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

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呂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呂為正師古曰談為

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師古曰即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者受易於楊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習道論於黃子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適殺也太史公

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師古曰諄職也各習師法感於所見諄音布內反

迺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

曰大傳謂易繫辭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

有省不省耳

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世學者不能省察味其端緒耳直猶但也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

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

然其敘四時之大順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已其事難盡從然其敘君

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師古曰易變也

墨者儉而難遵是

已其事不可徧循

師古曰言難盡用

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

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師古曰劉向別

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

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

師古曰澹古瞻字

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

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師古曰撮摠取也音干活反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

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

儒者則不然已為人

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

字與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滄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闕健嚴

逸同君平曰折關破鍵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黜聰明如滄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弄明倚依太素反本

二義並通健其假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歸真則理得而海內鈞也師古曰黜廢也

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古早字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

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順之者昌逆之者

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臧此天道

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弗順則無呂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

失也夫儒者曰六藝為法六藝經傳曰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

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

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斷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呂茅覆屋也椽椽木也

茨音疾茲反採
音采又音菜

飯土簋歎土刑

師古曰簋所曰盛飯也刑曰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飯扶晚反簋音軌歎尺悅反

糲梁之

食

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賴師古曰食飯也

藜藿之羹

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

夏日葛衣冬日鹿

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曰此為萬民率故

天下其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

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師古曰給亦足也人人家皆得足也

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曰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

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師古曰分扶問反

名家苛察繳繞

如清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

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於名時失人

情

師古曰剽讀與專同又音章免反

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相事情也

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

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

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師古曰言指趣幽遠

其術曰虛無為本曰因循為用

師古

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

巧，時變是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君為教

但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

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自

分，白黑迺形。師古曰：形見也。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師古

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

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

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

其神形，而曰：我有呂治天下，何由哉？師古曰：凡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太史公既掌天

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

河從其中下流。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

河從其中下流。

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葬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

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峰解在司馬相如傳

浮沅湘

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一水皆入江

北涉汶泗

師古曰汶泗兩水名在地理志汶音

問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

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擇

隄困蕃薛彭城

師古曰蕃縣名也普皮

過梁楚

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呂南略邛笮昆明

師古曰笮才各反

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如滄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呂東皆周南之地也

不得與從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

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

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

世言顯父母此孝之大也

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

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師古曰召讀曰邵

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曰尊

后稷也

師古曰爰曰也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

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已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

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

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

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

記石室金縢之書

如淳曰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集之音冑續與贗同

五年而當太初元

年

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

堂諸神受記

張晏曰曰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云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句

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

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

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

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

曰為天下儀表

貶諸侯討大夫曰達王事而已矣

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貶討之也貶退也討治也

子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

師古曰與讀曰豫

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

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師古曰曰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

禮綱紀人倫故

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曰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是故禮曰節人樂曰發和書曰道事詩曰達意易曰道化春秋曰

道義

師古曰道言也

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

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

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卽百萬言之故云數萬何適忽言減乎學者又爲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謂公羊之傳爲春秋乎其指數

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已皆失其本已

師古曰已故易曰差已豪釐謬已千里師古曰今之易經及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所謂終之辭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之別說者也

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卦文言之辭有國者不

可已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已

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爲人君

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師古曰蒙猶被也爲人臣子不

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已善爲之而不知

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已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罪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夫不通

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

曰爲臣下所干犯也曰違犯禮義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

者天下之大過也。曰：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

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

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曰：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弋葵反。不然，余聞之先人曰：慮戲至

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慮，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穆，清也。

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

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師古曰：力，勤也。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

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

述師古曰廢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

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

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

陵之禍幽於纍師古曰纍係也紐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紐音先列反

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師古

曰喟然歎息貌也音丘位反

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

師古曰惟思也

夫詩書隱約者欲遂

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

卒述陶唐

呂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

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呂為述事之端上計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

自黃帝始

師古曰遷之書序眾篇各

別有辭班氏曰其文多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迺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

五帝本

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

本紀第六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

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

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諸侯年表

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呂來侯者
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呂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
書第一樂書第二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
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
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五陳杞世
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
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
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
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
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

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
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

第二老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師古曰苴音子闕反

孫子吳起

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

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

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

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

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

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

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

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

第三十二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儼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

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

十七傅靳黈成侯列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酈成侯周繼也
酈音普肯反又音陪

劉敬叔孫通列

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

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

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

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

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

十五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

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

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游俠列傳第

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

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

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鎖

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畫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

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

彬音邪間音居竟反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呂儒

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

職師古曰纂讀與撰同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虛今字或作烏

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一徧舉之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天下放失舊

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

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

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差殊異代則難呂明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

人之際承做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

無窮孟康曰象黃帝曰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車二十幅運行無窮曰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幅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天子也輔弼股

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曰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己

失時師古曰倣儻大節也倣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

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曰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裸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

師古曰臧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適留京師也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敘之辭也自此以後適班氏作傳語耳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曰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遷既被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入者言其舊交也予遷

書責曰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

曰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壘若望僕不相

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驚亦

嘗側聞長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顧自己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思念也尤

過也欲益反損是已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諺曰誰為為之

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

身不復鼓琴子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若僕大質已

虧缺雖材懷隨何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終不可已為榮適

足已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汗也書辭宜答師古曰宜早答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

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苦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事也血說是也相見曰淺卒卒無須臾

之閒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閒隙也卒音子忽反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

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已度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

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是僕終已不

得舒憤懣已曉左右

師古曰懣煩也曉告諭也懣音滿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師古曰謂任安

恨不見

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

師古曰謂中聞久不報也

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

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

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

師古曰符信也

恥辱者勇之

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託於世列於君子

之林矣故禍莫憖於欲利

師古曰憖亦痛也音干敢反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

先而詬莫大於宮刑

師古曰詬恥也音垢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

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

商鞅因景監見

趙良寒心

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

自古而

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

師古曰忼音口朗反

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

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

所已自惟

師古曰惟思也

上之不能納

忠效信

師古曰效致也

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殿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戰野有斬將擐旗

之功師古曰擐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擐皆蹇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呂為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

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

未議不引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闕茸之

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闕吐合反茸人勇反迺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師古曰羞辱也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

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主上幸呂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呂為戴盆何呂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

有所造不暇脩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未論造書也如說失之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

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呂求親媚於主上而事迺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未嘗

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

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常思奮不顧身已徇國家

之急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讀曰蓄僕已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選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孽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鞫孽之孽一曰齊人為媒也

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

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李奇曰挑音鈔師古曰音徒了反叩億萬之師師古曰叩讀曰仰漢軍北向匈奴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傷

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

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

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故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

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

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券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酒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盟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

從午未之未拳音上權反又音拳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迺已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陵未沒時使

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

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

師古曰料量也

音聊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已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

師古曰自絕音甘而與眾入分之共同其少多也

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

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

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已其當被敗之罪

事已無可

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已暴於天下

師古曰謂摧破匈奴之兵也

僕懷欲陳之而未

有路適會召問即已此指推言陵功

師古曰指意也

欲已廣主上之意塞睚

眦之辭未能盡明

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音才賜反

明主不深曉已為僕沮貳

師而為李陵游說

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

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

師古

曰拳拳忠謹之貌劉向傳作倦倦字音義同耳列陳也

因為誣上卒從吏議

師古曰卒終也

家貧財賂不足已自

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師古曰隕墜也音頽而僕又茸曰蠶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

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人勇反推也蠶室初厲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蠶室之中也重爲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

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蟻蝓也螻蚘好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師古曰與許也不許其能死節特曰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

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

毛用之所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趨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

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誦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

箠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棠反其次髡髮嬰金鐵受辱師古曰嬰繞也髡音吐計反其次毀肌

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

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

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

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牢檻之中搖尾而

求食

師古曰狝掘地曰陷獸也音才性反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執不入削木

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

師古曰榜音彭

幽於圜牆之中

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

師古曰槍干羊反

視徒隸則心惕息

師古曰惕懼也意常息也

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

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

李斯相也具五刑

師古曰說在刑法志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助見囚執械

請程結之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

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嚮

絳侯誅諸呂權

傾五伯囚於請室

師古曰伯讀曰霸

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

季布

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

罪至囚加不能引決自財

師古曰財與裁同古通用字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

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

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

遠乎古人所曰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顧念親戚妻子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

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

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也僕雖怯與欲苟活師古曰與柔弱也音人元反亦頗識去就

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屬奴曰臧馬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置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音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

唯倣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原放逐迺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贗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

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韻音煩忍反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師古曰兵歸也音丁禮反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令將來之人見己志也及如

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呂舒其憤思垂空文

呂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呂究天

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

是呂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

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

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呂口語遇

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曰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

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

閭閻之臣盜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師古

曰湛讀曰沈曰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曰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

乎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曰自解如滄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

不信祇取辱耳師古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

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揚惲祖述其

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曰遷世為史宜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目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故言

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

論輯其本事曰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又纂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

帝已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竝

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師古曰摭拾也音之亦反分散數家之事甚

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廷相觸廷也師古曰抵觸也牾相支柱不安也牾音悟亦其涉獵者廣博貫

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閒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

人師古曰頗普我反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

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

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劉德

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閭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其文直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嗚呼已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已知自全既

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述其所已自傷悼小雅

巷伯之倫

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是也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

身難矣哉

師古曰尹吉甫作烝民之詩曰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曰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戾太子在其中也

漢書六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好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

懷王閔

師古曰閔音安

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

師古曰不知官秩故云李姬證法暴戾無親曰刺刺音來葛反

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髡

師古曰髡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

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迺得太子甚喜為立禰

師古曰禰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臯傳

使東

方朔枚臯作禰祝

師古曰祝禰之祝辭

少壯詔受公羊春秋

師古曰少壯者言漸長大也少讀如本字

又從

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多引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

韋昭曰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

三等師古曰娣音弟

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

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

武帝末衛后寵

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

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車行馳道上沒入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

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

意多所惡，已為左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

陽石諸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語

在公孫賀江充傳充與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

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

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師古曰辟

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懼為師傅并

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

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已，自明可矯，已節收捕

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託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

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韋昭曰始皇死趙高詐殺扶蘇而立胡亥也太子急然德

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迺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

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

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間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鄭氏

曰長音長者如涪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嫚娥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也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

師古曰中殿皇后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已

徇炙胡巫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火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實故以火炙之令毒痛耳遂部

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百故眾

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出師古曰計無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荀悅漢紀云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聞父

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

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

則室家散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

得而食諸師古曰論語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言父子君臣之道不立

則國必危亡倉廩雖多吾不得食也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師古曰中當也瞽叟舜父也言不當其意也中

仲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師古曰孝已伯奇並已解於上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

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

師古曰適讀曰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

之人閭閻之隸臣耳師古曰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呂迫蹇皇

太子師古曰蹇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師古

曰鬲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師古曰逋亡也子盜父兵呂救難自免耳臣竊

目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

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構毀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

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師古曰充宜得罪也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

號師古曰忘亡也失王殺之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師古曰比干殷之賢臣以道諫紂紂怒殺之而剖其心也忠臣

竭誠不顧鈇鉞之誅師古曰鈇所以砍人如今劊刃也音膚臣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

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父子之道天性之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

令太子久亡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臣不勝惓惓師古曰惓讀曰拳解在劉向傳出一旦之命待罪建

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號州閩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臧

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閩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戾太子冢家在潤東也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

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師古曰贍是也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

子自度不得脫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

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

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迺下詔曰蓋行疑賞所已申信也其封

李壽為邗侯

韋昭曰邗在河內師古曰為其解救太子也邗音子

張富昌為題侯

孟康曰縣名也音灼曰地理志無也功臣表食邑距鹿師

古曰晉說是也

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

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師古曰橫

音光師古曰即橫門滑橋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師古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

城縣之西闕鄉之東基趾猶存

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

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

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

蘇林曰苑名也

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

并葬湖

師古曰今太子冢北有二冢相次則一皇孫也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

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

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

降其父母不得祭

師古曰謂木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

之祀制禮不踰閑

師古曰閑猶限也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

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行首下更反

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

如淳曰親謂父也

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

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

良娣曰戾夫人置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曰湖閼

鄉邪里聚為戾園

師古曰閼古闕字從門中曼建安中正作闕師古曰曼舉目使人也曼音許密反閼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誤遂作門中受耳而郭璞適首汝授

反蓋失理遠耳

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

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

立廟因園為寢曰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奉明縣

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閼與燕王且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曰國土風俗申

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

師古曰張湯

廟立子

閔爲齊王

師古曰於廟授策也

曰烏呼小子閔受茲青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

之直以白茅歸以立社

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

師古曰言考於古道而立子爲王

封于東土世爲

漢藩輔烏呼念哉其朕之詔

師古曰共讀曰恭言敬聽我詔

惟命不于常

師古曰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善則

得之惡則失之

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

則君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

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師古曰能盡爾心信執中和之得則能終天祿者也

厥有

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

師古曰臧善也乃汝也

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

師古曰保安也又治也與讀曰歎

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

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

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巨姦巧邊毗

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孟康曰毗音萌師古曰

虐老謂貴少壯而食甘肥賤耆老而與粗惡也獸心言貪暴而無仁義也毗庶人薰音勳鬻音育

朕命將率徂征厥罪

師古曰徂往也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

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

降旗奔師

如淳曰昆邪王偃其旗鼓而來降也薰鬻徒

域

張晏曰何奴徙東

北州百安

孟康曰古般字也臣瓚曰安安也師古曰實說是也安音他果反

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

德

服虔曰棐薄也師古曰棐古匪字也匪非也

毋迺廢備

師古曰禦邊之備不可廢

非教士不得從徵

張晏曰士不素習不得應召

王其戒之且壯大就國為人辯略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

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且自己次第當

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武帝由是惡且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

昭帝賜諸侯王璽書且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

張晏曰文少則封小

京師疑

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

師古曰之往也

曰問禮儀為名

王孺見執金吾廣義

師古曰郭廣義

問帝崩所病

師古曰因何病而崩

立者誰子年幾歲

廣意言待詔五祚宮

師古曰祚讀與祚同

宮中謹言帝崩諸將軍其立太子為

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

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

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威武洋溢師古曰洋溢言盛多也洋音羊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師古曰斥開也封

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師古曰休美也請立

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三十萬益封萬

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

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曰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

常如滄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兵為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

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獲奉比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師古曰飭讀與救同飭整也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曰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

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即為燕國言以久遠上自召公下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一王也召讀曰邵

于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

者寡人之不及與師古曰與讀曰歟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

在方今寡人欲擣邪防非章聞揚和

師古曰擣正也章表也擣與矯同其字從手也

撫慰百姓移

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呂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

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

師古曰失

職謂當爲漢嗣而不被用也索求也

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曰前高后

時僞立子弘爲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

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

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迺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

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卽與劉澤謀爲姦書言少

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其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

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且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

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啟

師古曰啟與驅同

郎

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

管灼曰以翠羽飾冠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爲冠之羽也附蟬謂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旄頭先驅皆天子之

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王僧爲之

皆號侍中且從相中尉且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

獵文安縣呂講士馬須期日

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

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

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等謀

師古曰餅侯菑川靖王子也餅步丁反

告之青州刺史

雋不疑不疑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

治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

張晏曰食邑鄂蓋侯

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且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

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

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

多齋金寶走馬

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

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

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章

師古

曰下音胡稼反

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

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

呼楚澤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近狎作亂內外俱發

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

趙氏無炊火焉

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

規士連城布王子孫

師古曰規畫也

是已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閒也

師古曰閒音工覓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

師古曰承聖明之後繼已成之業

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

室

師古曰與謂黨與也

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

師古曰

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畱二十年不降還直

為典屬國

師古曰賈音但

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

師古曰楊敞也

又將軍

都郎羽林

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掾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

道上移蹕

如淳曰移猶傳也

先置

師古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旦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

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其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

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已千數且

言語相平平日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已劉澤素

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

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次王也旦日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

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正謹不可止師古曰人眾既多故謹謹也大將軍恐

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

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

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

白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水泉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烏鵲

鬪死鼠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

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

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鴈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

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

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解在司馬遷傳置酒

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

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

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舉髮歷器挂岸也臣瓚曰寘塞滿渠師古曰瓚說是也寘音徒一反骨

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籍從橫貌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

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

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讀也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

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

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已安宗廟非已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

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

師古曰樊酈商曹參灌嬰等

從高帝墾蕩除害耘鋤海內

師古

曰苗古
吳字

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諸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

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

師古曰言若
四支之一也

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

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舉齊耐見

高祖之廟乎

師古曰古
人謂先人

且得書曰符璽屬醫工長

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
官之醫者也屬音之欲反

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已綬自綬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

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且諡曰刺王且立三十

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且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定

安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

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

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

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

保疆李奇曰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師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首一遙反嗚呼悉爾心祇

祇兢兢迺惠迺順師古曰祇祇敬也兢兢慎也言當慈惠于下忠順于上也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應劭曰無好逸游之

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惟法惟則師古曰言當依法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師古曰周

書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也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師古曰言戒慎勿令後有羞辱之事也胥壯大好倡樂逸游

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空手搏熊羆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

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

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召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

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師古曰覬音冀而楚地巫鬼師古曰言其土俗尊尚巫鬼之事胥迎女巫

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服師古曰

文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

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

師古曰卽楚地之巫山也

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

師古曰以為因禱祝詛而崩也塞音先代反

及昌邑王

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寤信女須等

師古曰寤古浸字也寤漸也益也

數賜予錢

物宣帝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

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

師古曰餽亦饋字

後延壽坐謀反

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眾胥又

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迺止不詛後胥子南利

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

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曰賦貧民

張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陽縣

奏可胥復使巫祝詛

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

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

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

呂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卽訊

師古曰訊就問也胥謝曰罪死

有餘誠皆有之

師古曰誠實也

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

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

師古曰董訾胡生皆女名

使所幸八子

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

師古曰八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

王自歌曰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

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安豫無有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

奉天

期兮不得須臾

張晏曰奉天子期當死不得復延年

千里馬兮駐待路

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荅詔命

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

師古曰言人生必當有死無假勞心懷悲戚

何用爲樂心所喜出

人無悰爲樂亟

韋昭曰悰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爲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喜音許吏反亟音丘

反蒿里召兮郭門閱

師古曰蒿里死人里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

也逝合韻音上列反

左右悉更涕泣奏酒

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

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霸

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卽

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

皆為庶人賜諡曰厲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

胥太子霸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師古曰共讀曰恭三年薨子哀

王護嗣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

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曰廣陵

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

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髡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

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今為喪主璽書曰制詔昌邑王師古曰太后璽書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師古曰史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師古曰丙吉也中郎將

利漢師古曰不知姓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曰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

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師古曰鳴聲長

者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已衣車載女子

之尤長大者也至湖師古曰即湖縣使者張晏曰使者長安使人也師古曰讓責也已讓相安樂師古曰讓責也安樂告遂遂入

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師古曰已毀行義請收屬吏師古曰以善付

更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已湔洒大王師古曰湔洒也酒濯也湔首子顛反洒音先禮反即粹善屬衛士長行法

師古曰粹持頭也衛士長主衛之官粹音材兀反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

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

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嗙痛不能哭師古曰嗙啞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賀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

道北文穎曰弔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

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師古曰鄉讀曰鄉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

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

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

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

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

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召問郎中令遂遂

爲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師古曰叩讀曰仰遂叩

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夫國之存亡

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

王道備師古曰浹徹也音子牒反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

竹仲反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于庶人師古曰汙濁穢召存難召亡易宜深察

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祇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旣卽位後王夢

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召屋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發視之青蠅

矢也召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至于藩

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師古曰已解於上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卽矢也越王句踐爲吳王嘗惡亦其義也

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呂爲左右如不忍昌

邑故人

師古曰如若也不忍謂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

師古曰詭猶反

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

曾孫是爲孝宣帝卽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

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書

師古曰密合警察不欲宣露也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著明也

曰臣敞地

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

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

師古曰每旦一內之

它不得

出入

師古曰食物之外皆不得要有出入

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

宮清中備盜賊

李奇曰迺遮也鄧展曰令其宮中清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以王家錢顧人爲卒也

臣敞數遣丞吏行

察

師古曰行章下更反

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

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師古曰痿風痺疾也

賣人也但言惠文侍便衣短衣大綉冠惠文冠蘇林曰治獄法冠也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

中冠孟說是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於首也牘木簡也臣敞與坐語中庭

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曰惡烏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

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

閱至子女持轡師古曰賀之子女名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

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名也紉音敷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

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儿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青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妻十

六人子二十二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味死奏名籍及奴婢財

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

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曰為哀王園中人所不

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

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其天資喜由

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山從也喜音許声反

後丞相御史呂臣敞書聞奏

可皆曰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迺下詔曰蓋聞象有罪

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

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

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食邑四千戶

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

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

至仁復封為列侯賀歸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

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

師古曰柯者刺史之名也

與故太守卒爽孫

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

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曰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

曰且然

師古曰謂亦將如此

非所宜言有司按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

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

師古曰廖太守名也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

死不為置

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

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

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

子充國

師古曰上謂由
上其名子有司

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

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葬於象無已加也宜已禮絕賀已奉天意願
下有司議議皆曰爲不宜爲立嗣國除元帝卽位復封賀子代宗
爲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爲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事亦有天時非人力
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
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
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

師古曰僵僵
也音居羊反

太子

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卽
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

盧相屬於道

師古曰盧額骨也
屬連也音之欲反

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

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

師古曰蕭牆謂
屏牆也解在五

行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

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曰倉頡作書止戈為武師古曰武從止從戈所謂會意聖人以

武禁暴整亂止息干戈非曰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

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

曰其銷惡運遏亂原師古曰遏止也音二易反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師古曰激去聲也道謂

曰傳得天人之祐助云師古曰傳引也

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眾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終

金陵書局
版古閣本

漢書六十三

